分类号：________ 学校代码：10165

密 级：________ 学 号：201010324

遼寧師範大學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汉代外来词研究

Studies on Han Loanwords

作者姓名：董明明

学科、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向：汉外对比及对外汉语教育

导师姓名：原新梅教授

二〇一三年四月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承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他人和其他机构已经撰写或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对本人的启示和所提供的帮助，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董明明

学位论文版权的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辽宁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及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复印件或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文授权辽宁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并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并且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使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董明明　　指导教师签名：原新梅

签名日期：2013 年 5 月 9 日

摘　　要

本论文的题目是《汉代外来词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汉代外来词的基本面貌、特点，以及外来词的吸收对汉语本身发展的影响。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描写与解释相结合以及共时和历时结合的分析法来研究汉代外来词。

除绪论和结语外，主要分以下几章：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外来词”这一术语的由来，其次对我国外来词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迄今为止仍然悬而未决的核心理论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汉代”外来词的定义和界定重新思考。

第二章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对外交流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汉代的社会状况。

第三章对所搜集到的汉代外来词的词条从来源、吸收方式、语义类别等多方位进行量化统计。通过对汉代外来词的来源、吸收方式、语义类别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汉代与匈奴、西域诸国的交往与联系。本章旨在通过客观翔实的语料数据对汉代外来词作清晰完整的认识。

第四章通过对汉代外来词基本面貌的论述，从来源、音节形式、语义类别和书写形式四个方面来论述汉代外来词的特点。汉代的外来词，大多是一些人名、地名、官职名、动植物和生活用品的名称。这些名称随着新事物的传入而传入中国。这些词基本上都是音译的外来词，书写形式多不固定。从“流离”也作“瑠璃”、“蒲陶”也作“蒲萄”，可以看出汉代在吸收外来词时开始意识到从字形上使之汉化。

第五章着眼于探讨了由于外来词的吸收和使用情况对现代汉语的词汇、语音、语义及书写形式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外来词扩充了现代汉语的词汇量，对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汉字的书写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研究汉代的外来词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汉代对外交流的历史。本文系统地对汉代外来词进行搜集、整理、做出分类，并建立“汉代外来词语料库”，以期对汉语外来词史，乃至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汉代；外来词；基本面貌；特点；影响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entitled “Studies on Han Loanwords”. It presents not only the basic outlook and features of Han loanwords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absorption of Han loanwords.

The Introduction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research status, theoretical basis ,research methods and language materials sources in brief.

Chapter I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the term "loanwords" firstly.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loanwords research areas, especially emphasizing on the unresolved, core theoretical issues so far. It deliberately outlines a pertinent extent for Han loanwords study.

Chapter II describes the social circumstance of Han Dynasty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Chapter III presents the clear and complete outlook of Han loanwords by using abundant loanword materials and objective data. This part classifies the loanwords in the aspects of sources, the absorbing ways and meanings and counts quantitatively.

Chapter IV shows the features of Han loanwords by analyzing the souces, meanings, the way of absorbing and the inner structure.

Chapter V concentrates in Han loanwords’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The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s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grammar and way to write during the absorption of Han loanwords.

The last part indicates the meaning of Han loanwords research and the hope to make an effort on completing words’ history.

The innovative points of this article: First, Han loanwords Database is established, which is summed up in categories of sources, absorbing ways, meanings, examples. The database serves a lot in the study of loanwords. Second, the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Han period and summarizes features and laws

Key words: Han Dynasty; Loan words; Basic features;Characteristic;Influence;

目　　录

绪论

汉朝建立于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0 年灭亡，前后经历了 400 多年的时间，是继秦朝以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汉朝的统治者主动与外民族、外国接触。当时，中国境内的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紧密，在长期的交往中，各族人民逐渐融合，构成了汉时期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并且，随着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大一统的出现，汉朝与外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也更加密切。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汉代汉民族在与外民族、外国的紧密联系中，语言之间必然会相互接触，就会出现词语相互借用的现象。汉民族在向其他民族或国家输出大量的汉语词汇的同时，也从外族和外国吸收进来了大量的外来词。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在汉语研究中，外来词，作为词汇研究中的一个子集，其涉及面广至历史、地理、社会、民族、文化、语言、翻译等诸多方面，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外来词的吸收和使用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相交流、语言互相影响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外来词的产生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中外交流，都在词汇上面留下了丰富的外来词。因此，对外来词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与交流。并且，由于外来词是来自外族或外国的词语，与本民族的词语有着很大的差异，外来词的吸收和引进对汉语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外来词还可以认识汉语发展的规律。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生产力发达、文化兴盛、社会安定，这一时期的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传入中国，这些都对汉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外来词的增多。

因此，研究汉代的外来词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汉代对外交流的历史。并且，从现有的外来词研究来看，汉代的外来词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系统地对汉代外来词进行搜集、整理、做出分类，并建立“汉代外来词语料库”，以期对汉语外来词史，乃至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所帮助。

二、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汉代词汇研究现状

汉代作为上古的末期，其词汇上承上古汉语词汇的特征，下启中古汉语词汇的特点，有其独特的一面。也是基于此，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汉代词汇。

1．总体常用词研究

对汉代词汇的研究主要是对疑难词语的考释。主要有徐复先生的《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王云路、方一新先生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等。

科学的汉语史在我国建立的时间并不长。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是奠基之作。向熹先生在《简明汉语史》[1]的中编“汉语词汇史”则进一步具体化，分三个阶段勾勒了上古、中古和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概况。后来徐朝华先生作《上古汉语词汇史》[2]，主要勾勒了从殷商到秦汉的词汇史。该书对上古时期有关生产方面、教育科学文化、思想领域等方面的词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此外还分析了汉代的外来词、委婉语词，并总结了这一时期词汇发展的特点。

20 世纪 80 年代，“程湘清先生主编的《两汉汉语研究》首次以‘两汉汉语’作为书名”[3]，此后两汉词汇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

程湘清《两汉汉语研究》[4]一书分别依据具有代表性的专书《史记》、《论衡》以及《说文解字》、秦汉书帛提供的语言事实，对两汉时期汉语词汇、语法、语音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赵振铎《论先秦两汉汉语》[5]从总体上介绍了古今学者对先秦两汉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情况，认为虽然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从更高更新的起点来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资料工作，由于检索困难，资料难以集中。其次，应该加强穷尽式的研究。

王力先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提出 “常用词演变研究”这一课题，后来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的其中一节《词汇的发展》对若干包括两汉词语在内的常用词语的演变进行研究[6]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探讨了从东汉至隋朝的演变更替时期的 41 组常用词（其中名词 10 组，动词 20 组，形容词 10 组），并对常用词的基本类型、基本规律作出了归纳和总结。[7]

于飞《两汉常用语研究》（2008）[8]以两汉语料为基础，立足于常用词发展变化的角度，对常用词的演变类型、两汉语言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从实践到理论的阐释和探讨，并提出了对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研究应采取在专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的模式。

吴倩《<说文解字注>中的汉代词汇浅析》[9]通过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汉

---

[1]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马莲．20 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J］．南都学坛．2005（6）
[4]程湘清．两汉汉语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5]赵振铎．论先秦两汉汉语［J］．古汉语研究．1984（3）
[6]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于飞．两汉常用语研究［D］．吉林大学．2008
[9]吴倩．《说文解字注》中的汉代词汇浅析［J］．语文学刊．2009（19）

人”（《说文解字注》中以“汉人”二字指出某字在汉代的使用状况）一词收集关于汉代词汇用例，共 122 条，对其整理，从文字的角度分为假借字、古今字、异体字、双音节词、古文今文、名物称谓等几类进行描写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汉代词汇的全貌提供了可靠的素材。

2．核心词研究

对汉代的“核心词”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核心词”就是基本词汇中最核心的那一部分词。

吴宝安《西汉核心词》①（2006）首次对西汉的核心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以《百词表》为封闭式的语料库，借助计算机技术大批量地调查语料，共搜集到了核心词 865 个，对这些词做了细致的探讨，总计出了西汉核心词“语义分割细、双音词很普遍、代表词的更替频繁”等特征。

刘晓静《东汉核心词研究》②（2011）以斯瓦德什的《百词表》为依据，一共讨论了 81 个语义场，涉及 85 个核心词，具体词目共计 725 个，首次对东汉文献中的核心词进行系统研究。在语料的选取上，不仅选了史书、子书类的语料，还采用了医术、佛经、道家典籍和碑刻铭文等，更全面的描述了核心词在不同风格、不同类别的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并采用数据统计法对同一个语义场下的词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勾勒出词的演变发展。

施真珍《<后汉书>核心词研究》③（2009）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统计分析、计算机辅助研究等方法，以斯瓦德什的《百词表》为依据，运用语义场理论，对《后汉书》中的一百核心词在语义、语用、语法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丰富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

3．新词语熟语研究

人们又开始转向对汉代的新词语、熟语的研究。

柳娜《西汉新词研究》④（2010）通过运用现代语言学、词汇学的理论，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来描写西汉的词汇，主要是新词语，力求通过西汉新词了解西汉的社会特征、词汇概貌和变化规律。这篇论文属于共时平面研究，是词汇的断代史研究。

吴云鹏《<史记>熟语研究》⑤（2010）通过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描写与解释相结合、联系与对比的研究方法对《史记》中的 600 多条熟语进行分析，挖掘出了《史记》熟语的文化意蕴，总结了其功能，对掌握上古汉语词汇的特点，深化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认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佳《<后汉书>成语研究》⑥（2011）以《后汉书》为语料来源，对收集、整理

---

①吴宝安．西汉核心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6

②刘晓静．东汉核心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③施真珍．《后汉书》核心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

④柳娜．西汉新词研究［D］．山东大学．2010

⑤吴云鹏．《史记》熟语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0

⑥刘佳．《后汉书》成语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1

562个成语从来源、意义、凝结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分类，并总结出《后汉书》成语的特点：成语数量丰富，成语流露出作者的爱憎情感，成语的发展“稳中有变”，成语反映了一些古汉语的特点。

4．专业术语研究

先秦两汉的社会已经开始有了职业分工，不同职业有自己专业术语，因此对汉代词汇中的职业词语开始有了系统的研究。

王洪涌《先秦两汉商业词汇—语义系统研究》[①]在先秦两汉这一共时平面，采用共时描写与历时必将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探讨了 443 个商业词汇，从中分析出了 273 个义位，将其分为商贾、商业活动、货币、市场、商业管理五个子词汇-语义系统，对其分别考察。最后得出先秦两汉商业词汇-语义系统的发展变化，既反映了汉语词汇系统发展变化的规律，同时也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

向洁《<史记>法律词语研究》[②]（2011）以《史记》为语料，以《中国古代法学辞典》为主要参考依据，搜集整理了300多个法律词语。对《史记》中的法律词语不仅从适用范围的角度进行分类，而且还从意义的角度进行了分类。对法律词语的语义特征从同义词、多义词、词语比喻借用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词语复音化的角度分析了法律词语的构词特征。将《史记》中的法律词语与先秦法律词语以及现代汉语词汇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在其演变过程中受到了社会、语言自身以及人类思维演变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张林《先秦至六朝纺织类词语搭配及其义位组合研究》[③]遵循形式与意义、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探讨了先秦至六朝纺织类词语的变化及搭配、义位组合规则以及义位演变及其组合的意义。

（二）外来词研究现状

汉语外来词的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许多中外学者从语言、文化、社会等不同角度出发对外来词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大量的外来词研究著作并编纂了很多词典。著作如：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史有为的《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汉语外来词》，陈原的《社会语言学》、《语言和人》等；词典如：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合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台湾国语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张席珍、刘建仁的《国语日语外来语词典》等。

1．共时研究

姜娟《新时期外来词》[④]（2002）对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外来词进行研究，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外语外来词，另一类是港台新马泰外来词。分析了两种外来词进入大陆汉语的不同情况，并对源自英语的港台与大陆在译名方式上进行对比分析。还

[①]王洪勇．先秦两汉商业词汇—语义系统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
[②]向洁．《史记》法律词语研究［D］．中南大学．2011
[③]张林．先秦至六朝纺织类词语搭配及其义位组合研究［D］．延边大学．2010
[④]姜娟．新时期外来词［D］．黑龙江大学．2002

探讨了外来词的规范问题。

陈瑾《新时期汉语语境下的英语外来词研究》[①]（2003）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就外来词这一语言现象在一定数量和不同文化隶属的区域进行调查，利用数量、频率、比例等统计数据说明外来词的各种问题。最后提出了汉语中英语外来词的规范问题。

卢海滨《新时期汉语外来词研究》[②]（2006）以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现代汉语中所产生的外来词为研究材料，建立了新时期外来词语料库，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外来词产生的原因以及新时期外来词的特点，并且分析了外来词对现代汉语在词汇、语音、语法等多方面的影响。

宋丽华《晚清外来词的社会角度研究》[③]（2009）以晚清外来词为研究对象，从传入阶段、来源以及传入途径三个方面构建了晚清外来词历时与共时描述的框架，并且通过对晚清社会与外来词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论证了“语言与社会共变”的道理。

贺玉华《晚期近代汉语西洋来源外来词初探》[④]以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西洋来源外来词作为研究对象，界定了只有译词和半音半意译词才属于汉语外来词，归纳出该时期外来词的特征。作者还认为可以把外来词分为通行外来词和非通行外来词，该时期的外来词属于非通行外来词。

曹莉亚《百年汉语外来词研究热点述要》[⑤]论文从外来词的性质、分类、来源以及规范化四个方面对百年来各家各派的代表性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归纳与评述。

2．历时研究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对外来词进行历时的概述，分为远古时期、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古时期以及近现代时期，从先秦一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来词的性质与功用、类型，并提出了外来词的走向以及规范。

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梳理了前贤们考证词源的成果，并从文化上鸟瞰外来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历时与聚类两个维度相结合的角度提供一个外来词的概貌。并且史有为在本书中论述了对外来词的文化品格与二重性的思考、外来词对传统的汉语词内整合模式突破的考察。

潘允中《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借词》[⑥]将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时期的借词分为上古时期的借词、中古时期的借词、近代时期的借词三部分进行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语料，并分析了这些借词在汉语中的作用和特点。

赵焱《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规范》[⑦]（2003）该论文主要分析研究了汉语外来词的发展及现状，肯定了外来词的研究对汉语语言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

[①]陈瑾．新时期汉语语境下的英语外来词研究［D］．汕头大学．2003
[②]卢海滨．新时期汉语外来词研究［D］．河北大学．2006
[③]宋丽华．晚晴外来词的社会角度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9
[④]贺玉华．晚期近代汉语西洋来源外来词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3）
[⑤]曹莉亚．百年汉语外来词研究热点述要［J］．深圳大学学报．2009（3）
[⑥]潘允中．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借词［J］．中山大学学报．1957（3）
[⑦]赵焱．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规范［D］．苏州大学．2003

用。最后提出了外来词的规范问题。

梁盟《<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外来词研究》[1]（2006）运用历时与共时、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方法，以《现代汉语词典》（1—5版）中收录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比较各版外来词的共性与个性;运用词典学、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外来词进行释义原则、方式等多角度的分析。最后分析了《现汉》中外来词发展变化的原因以及在收释外来词方面的变化趋向。

3．比较研究

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陆与台湾两岸交流沟通的增多以及香港的回归，对香港、台湾等地区汉语外来词的研究，以及他们与大陆外来词的对比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邵敬敏《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2]收集大量的香港方言外来词语言材料，并对香港方言的外来词进行“三维”比较研究:第一,跟外语(主要是英语)比较，第二，跟上海方言进行纵向比较，第三，跟普通话进行横向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香港方言外来词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就外来词的类型归纳出“全部音译词”、“音意半译词”、“音译添意词”、“音意兼译词”、“汉外混合词”以及“借形词”、“意译词”和“直译词”等八种类型，并且提出“广义外来词”和“狭义外来词”两个基本概念。

谭海生在《大陆粤方言区与香港地区使用外来词之区别——粤方言外来语一、二、三探》[3]中指出香港地区和大陆粤方言区一样，都是以粤方言作为最主要的交际语。两地区使用的外来词也基本相通。而且，大陆粤方言区目前所使用的约500个外来词，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各种途径从香港地区传入的。这就使两地的外来词使用具有很高的同一性。但是，由于粤港两地在历史背景、社会条件、语言环境、文化氛围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两地在外来词的流传和使用方面也有着一些很明显的区别。对这些区别进行探讨和研究，对了解粤港两地的语言历史和语言现状，无疑是有帮助的。

任晓敏在《祖国大陆与台湾的语言差异辨析》[4]中，列举了16对可以反映两岸语言地域差异的典型词来进行比较，分析大陆与台湾在语言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差异，并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归结为外来语对本土语言的不同影响程度、对外来语的不同翻译习惯、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某一时期社会人群的不同心态、语言更新的随机性、知名学者的个人偏好等等。

陆小美《两岸三地英语来源外来词翻译对比研究》[5]（2001）论文以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汉语英源外来词为研究对象，以词汇学为切入点，以普通语言学为基石，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借鉴语义学、语音学、语用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两岸三地对现代汉语英语来源的外来词翻译的差异，并对差异进行了共时的描写和

---

[1]梁盟．《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外来词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6

[2]邵敬敏．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00（3）

[3]谭海生．大陆粤方言区与香港地区使用外来词之区别——粤方言外来语一、二、三探［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1）

[4]任晓敏．祖国大陆与台湾的语言差异辨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1994（4）

[5]陆小美．两岸三地英语外来词翻译对比研究［D］．广西大学．2001

研究，从中揭示出三地翻译的特点，并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分析了出现差异的原因，探讨了外来词的界定、意译词的归属等问题。

朴贞姬在《中国海峡两岸外来词对比研究》[①]中主要从语音形式、意义内容、造词和构词方法以及在言语中的使用情况等方面入手界定了外来词与外来词词素的概念和形成。着重分析两岸三地外来词的异同，并找出它们各自的特点。

邵宇《中日外来语词汇的比较研究》[②]（2006）以中日外来语中的西方外来语为研究对象，从外来语的构成、语义类型、借用方式、词义演变的特征等方面对中日外来语进行比较。并且，运用从文化角度看语言融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外来语在汉日词汇体系中的融合过程的考察，从语言体系、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对词汇融合影响的分析，总结出了外来语在中日语言体系中各自的同化特征。

商钟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日语外来词对照研究》[③]（2006）论文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差异，探讨两岸有此差异的原因，并从对语言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两方面阐述了日语外来词对两地所产生的影响。最后从数量、种类和意义分类三方面总结出两地吸收外来词的不同。

李敬《大陆与台湾外来词对比研究》[④]（2009）以大陆与台湾的外来词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进行对比，找出共性，对比差异，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吸收外来词的方式的不同以及外来词的来源有所差别等等原因造成了两岸外来词各具特点。最后分析了外来词对两岸的汉语所产生的影响。

朴瑾暎《中韩外来词比较研究》[⑤]（2011）以目前汉语和韩语中正在使用中的西欧系统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对中韩外来词历时演变和造词方式等进行调查，对比分析两种语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并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汉韩外来词的定义、借用原因及历史、借用的方式、外来词的驯化以及对本土语言的影响等方面，对两种语言外来词的发展趋势做出大胆并合理的预测。

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以下理论指导下进行：

第一，语言学理论中的语言与社会共变原理。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是语言系统中与社会的发展联系最直接的一个部分，可以说词汇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词汇的发展变化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二、描写语言学，即截取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等结

[①]朴贞姬．中国海峡两岸外来词对比研究［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2）
[②]邵宇．中日外来语词汇的比较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③]商钟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日语外来词对照研究［D］．厦门大学．2006
[④]李敬．大陆与台湾外来词对比研究［D］．河北大学．2009
[⑤]朴瑾暎．中韩外来词比较研究［D］．山东大学．2011

构要素进行观察、描写、分析、研究。本文截取汉代这以历史阶段的外来词，从其来源、吸收方式、语义类别等几个方面进行观察、描写、分析、研究。

第三、语言接触理论。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就会有词语的借用。汉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接触频繁，来往密切，在接触中汉族就吸收了很多外来词。

（二）研究方法

1．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法

汉代外来词的收集与整理采用定量统计法，并建立了“汉代外来词语料库”，汉代外来词的基本面貌与规律特点为定性分析方法，外来词的影响分析中使用了定性分析法。

2．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法

本文在研究中既有对汉代外来词的基本描写，也有对外来词特点的合理解释；外来词的影响分析以描写为主，也涉及具体的解释。

3．共时和历时结合分析法

本文采用共时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汉代外来词，把汉代作为一个封闭的时间周期，在这一个封闭时期内考察当时人们对外来词的吸收和使用情况，然后从中总结出规律和特点；同时在汉语词汇史的历时背景下，分析汉代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史的地位。

四、研究内容和语料来源

（一）研究内容

本文以研究汉代外来词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确定研究对象汉代外来词的范围，使得研究可以在有限和可控的范围内进行。

第二，对汉代外来词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进行穷尽式的收集与整理，并建立汉代外来词语料库。

第三，对汉代外来词从来源、吸收方式、语法结构以及语义类别等方面进行描写与分析。

第四，总结出汉代外来词的特点，从中看出汉代时期语言的发展变化，以及汉代与外国、外民族的交流状况。

第五，通过分析汉代外来词的吸收与使用状况，探寻汉代外来词对汉语的词汇和文字两方面带来的影响。

（二）语料来源

1．工具书

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于1984年合编了《汉语外来词词典》，岑麒祥（1990）的《汉语外来语词典》，许慎的《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2．文献古籍

史游《急就篇》，王符撰、清汪继培笺《潜夫论》，司马迁《史记》，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班固《汉书》，颜师古《汉书注》，范晔《后汉书》，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刘安《淮南子》，崔寔《四民月令》，崔豹《古今注》，萧统《昭明文选》，张华《博物志》

3．专著、论文

史有为的《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汉语外来词》，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论文略。

第一章 外来词的界定

第一节“外来词”术语的由来

现代以前，汉语中曾经使用过“译语”、“译名”、“译词”、“外国语”等术语来指称“外来词”这一概念。“译语”这一术语最早开始使用是在唐代，“译语”所指的范围从意译的词、短语到短文，并且还可以指数量极少的音译词，这种用法一直到封建王朝结束才停止使用。与“译语”差不多同时代使用的另一个术语就是“译名”，它既可以指意译词，也可以指音译词。而后，汉语中出现了“词”这一概念，因此“译词”这一术语也随之出现。而“外国语”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术语，既可以指尚未成为本族语的外国语言的词，也可以指外来词。

用来指称来自其他语言的词的术语——“外来语”，是近代最早正式使用的科学术语。“外来语”这一术语源于日语。在 1902 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日本的中国人办的杂志《新民从报》十五号上发表的《文学说例》一文中首次提到“外来语”。但当时他的论述并未引起学界重视，这一术语被人们遗忘了长达 30 年之久。直到陈望道先生在 1934 年《申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关于大众语文的建设》一文中又重提外来语，此后他又在 1940 年文法革新讨论中多次讨论“外来语”[①]，同年，龙公共先生也加入到讨论中来。至此汉语“外来语”的概念才算正式提出。后来有些学者也习惯使用“外来语”，如刘喜印、高光宇、持平、张清源、王力、吕叔湘等。台湾曾出版了《国语日报外来语词典》，用的也是“外来语”[②]。

“外来词”这一术语是在“外来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汉语中“词”这一名称和概念的确立，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高名凯、刘正埮认为“外来语”一词与汉语中其他用“-词”的词汇学术语不和谐，经过修改，于 1958 年正式使用“外来词”这一术语。郑奠、高子荣、张应德、赵怿伯、符淮青、刘叔新等前辈都用此术语。

另外，还出现了“借用语”、“借入语”、“借字”、“借词”等术语，这些术语是由中国人翻译英语 “loanword”一词而来的。“借入语”出现最早；“借用语”是来源于日语；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最早使用“借字”[③]；50 年代，随着“词”的确立，出现了“借词”，一般都把它作为“外来词”的等义形式，黄伯荣、廖序东指出：“外来词也叫借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④]周振鹤、游汝杰也认为借词

[①]陈望道．中国文法革新论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84

[②]国语日报出版社编译组．国语日报外来词词典［M］．台北：国语日报社．1981

[③]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45

[④]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330

和外来词指的是同一概念。[1]但是，有些学者则认为“借词”与“外来词”不同。他们将“借词”看作“外来词”中的一种，主要指含有音译成分的外来词，与“译词”相对。

一些学者出于其特定的考虑，使用了其他一些术语，所包括的范围也多少有些出入，如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词库建设通讯》使用“外来概念词”，黄河清《汉语外来影响词》中使用“外来影响词”[2]，孙力平在《词库建设二论》一文中使用 “广义外来词”[3]。

总的来说，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术语主要是“外来词”、“外来语”和“借词”。 但是“外来词”是使用范围较广、具有优势地位的术语。并且，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以“外来词”为正条[4]，将“外来语”、“借词”作为间条处理；各种“现代汉语”教材也都以“外来词”作为推荐性学术语使用。

本文采用“外来词”这一术语。主要原因是：1、“外来词”这一术语认可度高、适用范围广、具有优势地位。2、“外来词”这一术语与“-词”的词汇学术语相协调，具有统一性。

第二节 外来词的界定

语言学界对于“外来词”的界定，从一开始对其研究就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词是否归属于“外来词”。

一、意译词

我们研究外来词的界定，意译词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意译词与音译词一样，其本质都是外语词。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音译词的音和义都借自于外语，如“麦克风”、“沙发”、“尼龙”等。而意译词则是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进来，如“电话”、“电影”、“钢琴”等。意译词是否属于外来词一直是学术界最大的分歧之一，根据以往的研究，在意译词的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意译词不属于外来词

这种观点是一种主流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都认为只有音和义都是借自外语的词才算得上是外来词，然而意译词只是将外语里的某个词的意义翻译过来，它的构词材料和语法规则都是本族语言，因此意译词不能算作是外来词。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写到：“译意的词，因为利用原语言里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5]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则说：“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外来

---

[1]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18-242
[2]黄河清．汉语外来影响词[J]．词库建设通讯，1995（7）
[3]孙力平．词库建设二论[J]．词库建设通讯，1993（2）
[4]舒新城、陈望道．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5]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

语。”[①]

周祖谟先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提到：“我们应当注意到有两类词不是外来词。一类是……,另外一类是根据外国词的意思，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用汉语的构词成分所创造出来的新词，也不能算是外来词。”[②]

叶蜚声、徐通锵认为：“借词也叫外来词，他指的是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借词与意译词不同。”[③]

高名凯、刘正埮等先生在《汉语外来词词典》的“凡例”中说：“本词典所收的汉语外来词，只限于完全的音译词（loanwords）和译音加表意成分的与半译音半译意的混合词（hybridwords）以及直接借自日语的汉字词。至于在某些场合中直接引用的外来词和所谓的意译外来词均不属于本词典的收词范围，概不收录。”[④]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的《现代汉语》中说：“从外国语言和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连音带义吸收来的词叫外来词，也叫音译词，借词。外来词不包括意译词。”[⑤]

周振鹤、游汝杰认为“外来词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译音而不是译意，如果完全译意，那就不算外来词了。”[⑥]

胡裕树在《现代汉语》中提到：“纯粹用意义方法来仿造别种民族语言的新词，虽然代表着新的概念，但仍用汉语的构词成分和构词方法造出来的，因此不是真正的外来词。”[⑦]

曹炜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说：“纯意译词所反映的概念是外来的，但构词成分的选择及结构形式的安排则完全是本族化的，汉化的，它们身上外来词汇色彩已荡然无存，因此宜看作是本民族词而非外来词。”[⑧]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也都认为意译词不属于外来词，主要是因为意译词是以汉语的构词材料、依据汉语的构词法创造出来的词这一原因，阐明了意译词不属于外来词这一观点。

（二）意译词属于外来词

但是有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意译词”是外来词。

罗常培先生认为意译词属于外来词。他在《语言与文化》一文中将外国借字分作四类，其中的一类——描写词，根据罗先生的解释描写词中包含有意译词。[⑨]

[①]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587

[②]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54

[③]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8

[④]高名凯，刘正埮等．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8-9

[⑤]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41

[⑥]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34

[⑦]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252

[⑧]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2

[⑨]“有些外来的东西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词，于是就造一个新词来描写它，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较的本地物体上加上‘胡’‘洋’‘番’‘西’一类的字样，这就是所谓描写词。”在列举了一系列在前面加“胡”、“西”、“番”、“洋”等字的词和前面加上国名的词以后，又说“还有不加任何地域性的词头，只就东西的性质来描写的，像广州管煤油(petroleum)叫‘水火’，管洋火(match)叫

葛本仪先生在《汉语词汇论》中给“外来词”下定义时这样说：“所谓外来词是源于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决对不就是外语中原来的词，因为任何一种语言在接受外族语言影响时，都要在原来外语词的基础上，再经过一番重新改造和创制的过程。”并将外来词的引入方式分为六种，“意译词”属于其中一种，举的例子有“民主”、“电话”、“水泥”、“铁路”等。①

张志公先生在其《现代汉语》中将外来词分为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等几种。②

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也将意译词列为外来词的一种类型。③

潘文国先生在其《汉语音译词中的“义溢出”现象》中主张意译词属于外来词的范畴。④

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就将意译看作汉语借词形成的途径之一。⑤

邵敬敏先生在《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中把外来词的类型归纳为“全部音译词”、“音意半译词”、“音译添意词”、“音义兼译词”、“汉外混合词”、“借形词”、“意译词”、“直译词”等八种类型，并且提出“广义外来词”和“狭义外来词”两个概念。⑥

梁晓虹认为：“意译词因其‘义’是‘外来’的，所以也仍和本语词有本质的差别。”⑦可见，梁晓虹也同意意译词应归属于外来词的范围。

认为意译词属于外来词的学者主要都是从意译词的语源这一角度着眼，虽然意译词是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规则造出来的词，但是它的意义是外来的，是对外语词概念的翻译，因此，这些学者主张意译词属于外来词。

二、仿译词

仿译词是根据外族语的语素逐个意译而成，只在语素对应和次序上以及构成方式上保持了外来形式，如“黑板”（英.blackboard）。⑧

有些学者认为“仿译词”是属于“意译词”的一种，和其它的意译词一样也不属于外来词的范畴。

叶蜚声、徐通锵两位学者认为：“借词和意译词不同，意译词里还有一种仿译词，它的特点是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不但把它的意义，而且把它的内

‘火柴’，也都是所谓描写词。”罗常培后面谈到的这类描写词，就是一般人们所谓的意译词。

①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0

②张志公．现代汉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07

③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④潘文国．汉语音译词中的“义溢出”现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07

⑤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⑥邵敬敏．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3）

⑦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63

⑧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

部构成形式也转植过来。”[①]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仿译词与意译词不同，应该属于外来词。

张永言在《词汇学简论》中将外来词分为借词（音译词）、仿译词、形译词三类。指出，“当保留外语词的形态结构和内部形式不变、用自己语言的材料逐‘字’(词、词素)翻译过来的时候，这种词就叫做‘仿译词’。例如：篮球（basketball)”。[②]

第三节 汉代外来词的界定

笔者赞同意译词属于外来词，并且认为意译词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根据外族或外国的词意思，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所创造出来的新词。

第二类是仿译词。

第三类是汉语原有的词语，由于借鉴了外族或外国的词语的意思增加了新义或改变了固有的意义的词。

学术界认为只有从外国语言和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连音带义吸收来的词才能算作是外来词，对外来词的界定主要是考虑音和义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除了考虑音和义两方面之外，还应该考虑词的来源以及词的文化两个因素。词的来源是判断一个词是否是“外来词”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如果某个词来源于外国或本国内的外民族，就算这个词是使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规则创造的新词，那么它与汉语还是会存在差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而语言则是将这个核心展露在外的最佳方式，如果某个词是外来词，那么它会带有它所来源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与汉族的文化存在差异。

意译词和本民族自创的词是有区别的，它描述的是外来的概念，比如外国或外族的政治文化、民俗物产、科学技术、宗教信仰等方面，只是选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汉语的构词规则根据该次的意义造词的。

综上所述，在界定外来词时除了考虑词的音和义两方面外，再将词的来源和词的文化这两种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因此我们认为：外来词就是从国内的外族或国外的语言里借来的词，和利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构词规则创造的用于表达外来概念的词，包括音译词、音译加注形词、音译加意译词、音意兼译词、意译词、仿译词等。音译词指的是整体上借用外国的或本国内外民族的词语的语音形式，用音同或音近的汉字去对译。音译加注形词就是在音译之后加上一个表示类名的词。音译加意译词指的就是对外国的或外族的词一部分音译，一部分意译。音意兼译词就是既考虑与外国或外族词的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又选用和原词意义相关的汉字去表示，使音和义两者兼顾。意译词指的是根据外族或外国的词意思，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所创造出来的新词。仿译词指的是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不但把它的意义，而且把它的内部构成形式也转植过

[①]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8

[②]张永言．词汇学简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95

来。

本章小结

本文研究的汉代外来词指的是：从汉朝国内的外族或国外语言里借来的词，及利用汉语语素创造的用于表达外来概念的词。包括音译词、音译加注形词、音译加意译词、音意兼译词、意译词、仿译词等。

第二章 汉代的状况

第一节 汉代概述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承与发展，民族融合与交流，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及最终奠定的历史，它还是一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盛衰荣辱的历史。

汉代，这个历史上统治了中国四百年的封建王朝，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华夏的秦王朝基础之上，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颇有建树，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汉朝始于公元前 202 年，终于公元 220 年，共计 403 年，分西汉、东汉两段。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于公元 9 年王莽篡汉而亡，历经 14 帝，共 211 年；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 25 年所建，定都洛阳，于公元 220 年曹丕受禅而亡，历 19 帝，共 196 年。

一、汉代的疆域

西汉建立在秦朝的基础之上，幅员辽阔，不仅统治了原有的长江黄河流域，并将疆域不断扩大。向东，占据了辽东与乌桓、鲜卑、夫余等族隔长城而治，设代郡进行管辖，并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三韩划江而治，设乐浪郡加以统治；向北，在汉武帝时，重夺河套地区，并控制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西域的通道，而后张骞出使西域，西域各国愿意接受中原王朝统治，并最终于汉宣帝年间设西域都护府有效管辖西域诸国，新疆第一次归属中央王朝的统治；向南，在汉武帝时，南越作乱，武帝派兵平定越地，并设会稽、南海、象郡、交趾等九郡进行管辖包括今天越南北中部、云南东部及海南诸岛在内的广大南部地区；向西，在汉武帝时，派人出使滇国、夜郎等国，诸国臣服，并在此设夜郎等郡进行管理，有效控制了今天的贵州、四川等地，与羌人相接；向东，则与倭国、三韩隔海相望。

东汉疆域大致于西汉相当，其疆域东、南到海，东北至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西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葱岭一带，北到大漠，西南则到今天的云南、广西、缅甸北部以及越南北、中部。

但与西汉相比，东汉在朝鲜半岛北部的疆域急剧收缩，且在西域并未控制乌孙等地，虽如此，东汉却完全控制了今天的云南全境及缅甸北部，这是西汉未能达到的。

广大的疆域，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而国家的强盛，则带动了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民众更有冒险精神、对外交往更加自信、开放、频繁。

二、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四百年之久，它建立在封建制度确立的早期，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古代的中国及世界乃至当今社会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它沿袭了秦朝的许多制度与措施。史称“汉承秦制”。

在中央，采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并沿袭三公九卿制，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及廷尉、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宗正、典客、少府、治粟内史等九卿，分散和限制相权。

在地方，同样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分郡县两级，设县令及太守管理地方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有皇帝直接任免，同时各郡设刺史一名，监视诸侯王及地方高官，虽位卑而权重，而后在东汉时期该刺史为州牧，掌管地方军政大权，故始有汉末诸侯割据争霸之祸。

在人才选拔方面，汉朝采用察举及皇帝征召两种方式选拔人才。到了东汉，察举孝廉为世家大族控制，成为世家大族垄断官职的工具，到曹魏时更是衍生出九品中正制为世家服务，而察举之人多为碌碌之辈无真才实学，察举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在政治思想方面，汉初，统治者好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与道家相合；到武帝时，为统一思想，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任用酷吏，依法治国。

2．经济方面

从西汉初年以来，在封建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的条件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到汉武帝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①]。司马迁所描述的这种情况，说明封建王朝的财富有了增加，也反映了民间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

汉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大都市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

3．文化方面

汉代的文化绚烂多姿，独领风骚四百年。

在文学上，有司马相如、班固等人那脍炙人口、享誉千载的《上林赋》、《子虚赋》、《乌有赋》、《两都赋》等千古绝唱，有刘安等道尽上古洪荒趣事的《淮南子》等志怪传奇，更有司马迁、班固等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汉书》等史

[①]司马迁．史记·平淮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6

家巨著。

汉代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创立时期，产生了许多的语言学家，如许慎、扬雄、郑玄等；产生了自成体系的语言学著作，如《说文解字》、《方言》等；有了初步的研究文字和词汇的理论，如“六书”、声训等。并且，汉代语言学研究范围较广，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在两汉时期，语言学研究已经全面的涉及到了文字的形、音、义，在文字研究、词汇研究、方言研究、虚词研究、语源研究都已经展开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在艺术上，有精磨细制、巧夺天工的金缕玉衣，有奇思妙想、匪夷所思的长信宫灯，更有 “上穷碧落落下黄泉”，欲究天人、生死奥秘的汉墓帛画——《升天图》。

汉朝是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时代。

第二节 对外交往及民族交流

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技术的提高，尤其是交通、运输等技术的长足发展，汉朝在对外交往及民族交流方面非常的积极主动。

一、对外交往

汉朝空前强大，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日益发展，其影响突破了东亚的范围，远及欧洲和非洲。

（一）丝绸之路

西汉时，开辟了沟通南北两条的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可到达到达大秦。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沟通汉朝和西方诸国家的的两条大动脉。那时，中国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也被称为“丝绸之路”。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先进技术以及丝织品先后西传，与此同时，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也相继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给华夏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古典歌舞场面为之一新。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汉武帝以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东西外交之间的联系通过水路加以沟通。

（二）与朝鲜的关系

朝鲜半岛与我国相邻，两汉时期，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曾多次派人入汉，先后会见汉武帝和光武帝，加强了双方的联系。那时，中国与朝鲜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朝鲜传入中国的特产有檀弓、果下马等，中国主要向朝鲜输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一些工艺品。

（三）与日本、越南、印度、缅甸等国的交往

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就是在汉武帝时期，日本派遣三十余使者来到汉朝。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联系。汉武帝时期，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此后，中国同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当时中国的铁农具经常与越南的象牙、犀角、珍珠等土特产相互交换。

在中国古代，印度被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特产都是经身毒国卖到大夏的。西汉晚期，通过西域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缅甸从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与中国人民之间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与此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也开通了，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四）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

当时安息是西亚的大国，与汉朝交往频繁。汉朝派遣使臣，将汉朝的先进技术带到安息国。而且，安息国也把当地的珍稀动物狮子和鸵鸟赠送给东汉朝廷。安息国利用丝绸之路与汉朝频繁交往，还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朝与大秦之间，进行丝绸转手贸易。

西汉与大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两端，公元97年，即永元九年，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一直到达条支海。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公元166年，世界中古史上东西方两大最强帝国的唯一一次官方接触是大秦商人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由海路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赠送汉桓帝象牙、犀角等一些礼物。此后汉与大秦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在汉代，中国对外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中国先进的经济和文明影响着亚洲邻国，并且中国也注意向邻国学习，这种互相学习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二、民族交流

两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东北的夫余、肃慎、高句丽，南方的越族，西南夷和西域各族，与中原的交往和联系加强了，开发了祖国的边疆地区，为建立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与匈奴的交往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汉高祖采取“和亲”使汉朝与匈奴维持一定的和平，以缓和匈奴的侵扰。但是，匈奴的掠夺并没有因为“和亲”而有所缓和。

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加强，经济实力雄厚，已无内顾之忧，有了反击匈奴的成

熟条件。经过三次反击匈奴的大战，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汉朝的经济，进一步的开发了北部边境地区，汉与西域的沟通更加便利了。

虽然，匈奴与西汉在官方之间常常发生武力冲突，但是汉朝人民与匈奴人民之间却保持着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丰富了汉朝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同时也使匈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时期，随着中原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东汉朝廷对匈奴的政策，开始由羁縻转向军事进攻。经过前后长达 17 年的战争，至公元 91 年，匈奴在中国北边界对中原王朝整整 300 年的威胁最终解除。

（二）与西域各族的交往

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贩卖到向西域。西域人民也把自己的生产经验以及一些奇珍异畜源源不断地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东汉朝廷对西域的统治和中西交通，是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发展。

（三）与西南夷的交往

汉朝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有数十个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的少数民族，如夜郎、滇国等，统称“西南夷”。汉武帝时，派冯蒙经略西南夷。夜郎侯、滇王等先后归附，请求制郡，武帝封其为王，设郡管辖，并赐以王印。西汉末年，夷人起兵反抗。东汉初，西南夷重新并入汉朝版图，西南各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本章小结

汉代，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日趋融合，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代。

第三章 汉代外来词的基本面貌

研究汉代外来词，不仅要研究其来源，引进的原因、方式，还要研究为了适应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构词方式，外来词应该如何调整，调整后它的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汉语词汇所产生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搜集到的汉代外来词进行了从来源、引入方式、语法结构、语义类别等多角度的梳理，从而考察汉代外来词的基本面貌，为后面研究汉代外来词的特点及其对汉语的影响奠定基础。

第一节 来源

我们从工具书、文化交流史、语言史、训诂学史、民族史、汉代通史、“外来词”专著以及相关论文进行穷尽式的搜集整理汉代外来词，共得到 148 个词。这些词分别来自 14 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包括我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和古代曾经存在但之后消亡的民族或语言。

表 1 汉代外来词来源一览表

来源	数量	百分比
匈奴语	49	33.1%
西域语	48	32.3%
大宛语	14	9.4%
突厥语	12	8.1%
梵语	6	4.1%
古波斯语	5	3.3%
西南夷语	3	2.0%
安息语	2	1.4%
古印度语	2	1.4%
蒙古语	2	1.4%
伊兰语	2	1.4%
大秦语	1	0.7%
希腊语	1	0.7%
爪哇语	1	0.7%
总计	148	100%

此表显示，汉代外来词的来源很广，不仅有国内少数民族的输入，还有国外他族的渗透。虽然，经过历时岁月的洗礼，有的民族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这些民族的词语在汉语中的延存，使得其文化得以永生，成为汉民族语言文化中的珍宝，也成为研究世界历史、民族、文化和社会及其发展和变化的证据。通过总结从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他族输入汉语的外来词的数量，不仅说明了汉民族和汉语言因它们而受到的影响程度和贡献大小，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幅汉代汉民族与他族沟通交流的图谱。这张图谱，帮助我们发掘出更多外来词研究的新内容和新领域，并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以此使外来词的研究领域更全面、更系统、更客观、更科学。

第二节 吸收方式

从汉代汉民族与国外和国内其他民族的交往可以看出，汉民族从国外或国内的其他民族引进了许多新的事物，如动植物、音乐舞蹈、兵器等等。而在表达这些新事物的时候，若在本族语中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就将这些新事物原有的表达形式直接音译过来，或者是在适应本族语语言的情况下稍微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本族语中的外来词。概括起来，在汉代，汉语吸收外来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音译

当人们从国外或国内其他民族的地域文化中认识其独有的事物时，就会很自然地想用汉字记录下来，所以就会有外来词的引入。在许多外来词刚刚引入时，由于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新的概念，所以在汉语中还没有相应的词语来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用音译的方式把它翻译出来。音译词是根据外语原词的发音特征，从汉语的词或语素中选取与其发音相似的将其原词音译过来，从而吸收到汉语中。汉代吸收外来词所使用的方式大部分是音译词．即用与原词发音相似的词或语素记录外来词的声音。音译词是汉语吸收外来词最简单、最简便的方式，并且具有异国情调，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在汉代用音译的方式引入的外来词多出现在一些外族人名、地名、官名、姓氏等专有名词方面。这些词大都无意义可言，所以采用音译的方式。例如：头曼、冒顿、呼衍、须卜、单于、屠耆、安息、身毒、黎轩等均是拟某种语音而译的。

“单于”，是匈奴君王的称号。《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史记·匈奴列传》：“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汉书音义》注：“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大单于然。”“单于”一词是音译匈奴语的“sanok”或“tsanak”而得。[①]

最早的匈奴单于中比较著名的有两人。一个是匈奴建国之王冒顿单于，另一位是冒顿单于的父亲头曼单于。

[①]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冒顿",《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有太子名冒顿。"汉语意思为神圣、英勇。相当于突厥语的"baghatur"。[①]

"头曼",《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头曼"翻译成汉语的意思为"万"。它的原词是突厥语 tuman[②],引入到汉语中直接翻译原词译为"头曼"。

"屠耆",是匈奴王室中称号之一,位在单于之下。汉语意思为"贤"。《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屠耆"一词是音译突厥语"tuki"[③]而得。

"安息",古代中东的国名。指公元前 247 年一公元 224 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其开国者名为 Arsacds[④],汉朝遂以其王名音译称"安息"作为国名。该国与汉朝关系密切,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地理志》云:"安息国京西万一千二百里。自西关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行,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国。"

"大宛",是古代中亚国名。"宛"读作 yuan。《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汉书·张骞传》:"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可能是从希腊语 yavana 音译而来。[⑤]

"呼衍",即现在的姓氏"呼延"。《史记·匈奴列传》:"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颜师古注:"呼衍,即今鲜卑姓呼延者也。"

"且渠",即现在的姓氏沮渠。《史记·匈奴列传》:"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颜师古云:"今之沮渠姓,盖本因此官。"

汉代利用音译方式吸收外来词除了以上的人名、地名、国名、官职名、姓氏等还有植物、动物、乐器等的一些名称也是用音译的方式吸收进来的。例如:

"蒲陶",即葡萄。《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该词即音译大宛语"budawa[⑥]"而得。

师子:即狮子。《汉书·西域传》:"(乌弋)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颜师古

[①]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②]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③]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④]根据"百度百科"而知
[⑤] 根据"百度百科"而知
[⑥]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注："师子即《尔雅》所谓狻麑也。""师子"的原词为古波斯语"ser[①]"，传入汉朝后音译为"师子"。

"枇杷"，即琵琶，汉代胡人乐器名。《尔雅·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该词是音译伊兰语"barbat"而来。

虽然使用音译的方式引入外来词既简洁，又方便，但是所以出来的形体极不固定，一个词往往有许多个形体，这就使得大家在阅读文献资料时有很多困难。如"蒲陶"一词在古籍就有"蒲萄"、"葡桃"、"蒲桃"等多种形式。并且，纯粹表音的音译词并不符合汉民族的语言及心理习惯，汉民族语言的习惯是音义结合，每个字都有意思。或许某些音译词会在一时一地流行，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也逐渐被意译词或音意结合词所取代。如果一些音译词在汉语中有固有词语与之相对应，那么该音译词就不会流行久远。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谓贤日'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屠耆"是音译词，没有流行开来，因为在汉语有与之对应的"贤"字，所以都称作"贤王"。

总结来看，汉代吸收的许多音译外来词实际上与文化及科技文明有相当大的关联，人名、地名多不胜举，奇珍异物也是层出不穷，外来词已进入汉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外来词已进入汉语的基本词汇，如"葡萄"、"骆驼"、"狮子"等，其外来词的渊源已经被人们淡忘。

二、意译

意译词指的是根据外族或外国的词意思，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所创造出来的新词。

"有些外来的事物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词，于是就造一个新词来描写它，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较的本地物体上加上'胡'、'洋'、'番'一类的字样"[②]。汉代与匈奴联系较为紧密，因此从该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引进了许多物品，也产生了许多新名词，给这些新名词命名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前面加"胡"。

"胡"即"匈奴"的另外一种翻译形式，本义为人，在印度文献中作"Huna"[③]。"胡"首见于西汉。《汉书·匈奴传》："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不为小礼以自烦。"

由于单音节"胡"符合汉语基本语素的音节特点，因此它就具备了能产的条件。在胡汉冲突以及频繁的交往中，大量北部和西部以民族的文化产品被冠以"胡"。《后汉书·五行志》中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兵填塞街衢、掠虏宫掖、发觉陵园。"

[①]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②]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③]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此外，在汉代一些自西域引进来的物产也有许多冠以胡名，胡桃、胡豆、胡麻、胡葱、胡瓜、胡蒜、胡芥、胡椒、胡黄连等。相传这些都是张骞从西域带来的。

“胡桃”，即核桃。《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胡桐”，《汉书·西域传》：“（鄯善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孟康注：“胡桐似桑而多曲。”颜师古注：“胡桐亦似桐，不类桑也。”据颜师古注，这种树因为像“桐”而取“桐”字，因产于西域鄯善国而取“胡”字，这当然是意译方式。

“胡貉”，《汉书·晁错传》：“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初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汉书·扬雄传》：“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来享，抗手称臣。”颜师古注：“貉”，“东北夷也”。

直到今天，“胡”还是现代汉语的基本语素之一，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表示外族异域的修饰成分，如“胡琴”、“胡萝卜”。另外一种则是由表示外族异域引申而来的，表示不讲理、乱来的意思，如“胡闹”、“胡言乱语”、“胡作非为”。2000多年前匈奴带给汉族的“胡”影响大、生命力持久、适用范围广，汉语词汇因“胡”丰富、生动了许多。

此外，还有一些地名也是用意译的方式来吸收外来词的，如：

“山国”，《汉书·西域传》：“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颜师古注：“此国山居，故名山国也。”另有《汉书·西域传》：“（鄯善国）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颜师古注：“此国山居，故名山国也。”根据颜师古的注解可知“山国”因为不建城池，依山而居而得名。采用的是意译方式。

“酒泉郡”，《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辅平。”由所引《汉书》正文知道汉武帝太初元年始建酒泉郡，之前不属汉疆。另外应劭注：“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又有颜师古注：“《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因为优质的水而取得美名，也因为地名的千年沿用跨越时空传播开来，这也是外来词意译方式的特殊魅力。

“龙城”，《汉书·匈奴传》：“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三、音义兼顾

这些外来词虽然也是音译的，但是“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物件的意义巧妙地联系起来”[①]，从而达成音义合璧的双重效果。这种吸收方式比起音译、意译这两种吸收方式汉化的程度更高。例如：

[①]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骆驼”，在汉代写作“橐它”、“橐驼”、“橐佗”。虽然该词是音译匈奴语“dada[①]”而得，但从字形上还是可以看到汉语固有词语意义与音译的结合。在甲骨文中，橐象袋形，与骆驼的驼峰形状相似，《说文·木部》：“橐，囊也。”《汉书·赵充国传》：“昂家将军以为（张）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有底曰囊，无底曰橐。”《史记·大宛列传》：“驴、骡、橐它以万数。”《史记·匈奴列传》：“其奇畜则橐驼。”唐司马贞《索引》曰：“背肉似橐，故云橐也。”《汉书·匈奴传》作“橐佗”，颜师古曰：“橐佗，言能负橐囊而驮物也。”

“汗血马”，《史记·大宛列传》：“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汉书·武帝纪》：“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來。作西极天马之歌。”应劭注：“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可知其因出汗如血而得名。

“穹庐”，《汉书·匈奴列传》：“匈奴父子同穹庐卧。”颜师古注：“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因为外形像穹窿而取名得“穹庐”，因此可判断为“穹庐”是意译词，然而《淮南子·齐俗训》写作“穷庐”，与“穹庐”同音，同一个音的两种书写形式，可推知是音译。因此，可判断“穹庐”是音意兼译的产物。

总结来说，音到意随的音意兼译词，虽然数量较少，但是能够反映出汉语的创造潜能。用这种方式引进外来词，为了能够形象的表达该事物，在音译时，力求意义上的贴切，这一类外来词将会越来越多，不断丰富汉语的词汇。

第三节 语义类别

通过对汉代外来词进行穷尽式的搜集与整理，我们一共搜集到 148 个外来词，为了对汉代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外交的形成和发展状况有一个较为客观而全面的了解，我们把搜集到的汉代外来词从语义的角度进行分类，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具体、更清晰的弄清汉代的外来词。

史有为在《汉语外来词》中根据外来词的语义分为以下 14 类[②]：

（1）政治：包括政治、法律、社会、人的等级职位等；

（2）军事：包括军队、战争、杀伤等；

（3）经济：包括经济、货币等；

（4）工业：包括工业、工业产品、技术等；

（5）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心理学、科技单位词等；

（6）社教：包括社会—人文科学、考古、哲学、逻辑、教育、出版等；

（7）医卫：包括医学、卫生、治疗、药物等；

（8）文体：包括文化、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

（9）宗教：包括宗教、宗教职务、宗教节日等；

[①]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生死、一般节日、一般称呼等；

（11）农业：包括林业、渔业、牧业、狩猎业等；

（12）度量衡：包括一般的度量衡单位；

（13）自然：包括动物、植物、矿物、金银宝石、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年月星期等；

（14）余类：包括以上不能收容者。

根据以上 14 类的范围标准，把搜集到的汉代外来词做以下分类：

一、政治

“谷蠡”，匈奴军事和行政长官的称号，位居屠耆王之下。《史记·匈奴列传》：“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源于匈奴语“tura”[①]。

“阏氏”，《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史记索隐》注：“阏氏，旧音曷氏。匈奴皇后号也”。源于古波斯语“asi[②]”。

“翕侯”，《汉书·傅介子传》：“昆弥自将翖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颜师古曰：“翖即翕字也。翖侯，乌孙官号也。”

二、医卫

来源于西域的药材、药方对中国的中医学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并且，大量具有西域色彩的中药名称也融入到了汉语语言中来，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汉代从西域引进的中药大多在名称前加“胡”字。如：

“胡桃” 胡桃树全株多处可入药，在《中药大辞典》中列有名号的就有十余种药名。例如：胡桃仁、胡桃青皮、胡桃夹、胡桃壳、胡桃枝、胡桃油、胡桃根、胡桃叶、胡桃树皮、胡桃花等等。在《本草纲目》、《开宝本草》、《本草从新》等多部医书中均有记载“胡桃”的功效。

胡麻：即亚麻，也叫巨胜。汉代，张骞从胡取得种子种植，又称为胡麻。种子可入药。植物茎、叶、花、果壳也都可供药用。现在，胡麻不仅可作药用，由于它是纯天然纤维，具有吸汗、透气性良好等显著特点，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将它做成衣服。

胡椒：又名玉椒、浮椒、昧履支。当果穗基部的果实开始变红时，剪下果穗，晒干或烘干后。即呈黑褐色，取下果实，通称“黑胡椒”；如全部果实均已变红时采收，用水浸渍数天。擦去外果皮，晒干，则表面呈灰白色。通称“白胡椒”。黑胡椒与白胡椒均为中药。

其他还有胡瓜、胡荽、胡蒜、胡黄连、胡葱、葫芦巴、胡颓叶、胡萝卜等，都是原产于西域的中药。

[①]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②]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三、文体

“吹鞭”，也作“笳、葭”，又称“箛”、“胡笳”。一种笛类吹管乐器，声音悲凉。汉时由匈奴传入中原地区。《说文解字》：“箛，吹鞭也。”桂馥义证引汉旧注曰：“箛号曰吹鞭，箛即笳也。”《文选·李陵<答苏武书>》：“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文选·张衡<西京赋>》：“发引和，校鸣葭。奏淮南，度《阳阿》”李善注：“葭，更校急之乃鸣。”源于希腊语“tibia[①]”。

“胡笛”，《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空侯”，即箜篌。东汉之时，由波斯（今伊朗）传入我国一种角形竖琴，也称箜篌。为避免与汉族的箜篌混同，称竖箜篌，或“胡箜篌”。《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乐府古题要解下：“旧史称汉武帝灭南越，祠太乙后土，令乐人侯晖依琴造坎侯，言坎坎节应也，侯，工人之姓，因曰坎侯，后讹为箜篌也。”源于突厥语“qobuz[②]”。

“觱篥”，最早写作“屠觱”，一种簧管乐器。汉代由西域传入。《说文解字·角部》：“觱，羌人所吹角屠觱，以惊马也。”段玉裁注：“羌人，西戎也。屠觱，羌人所吹器名。以角为之，以惊中国马。后乃以竹为管，以芦为首，谓之觱篥，亦曰篳篥。”源于突厥语“beri[③]”。

四、宗教

文化交流中最容易被对方接受的主要是物质文化，然而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则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渡，尤其是宗教文化，要想被异族所接受很困难。但是，宽容的中国文化则是个例外，外来地宗教在中国都得到了比较顺利的传播。在外来宗教中，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是东汉明帝时[④]，《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英少时好游侠，交迎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佛教文化的广布，必然带来佛经翻译的繁荣，东汉桓灵帝时代就开始翻译佛经。由于佛教文化是纯粹的外来文化，一切概念、术语在汉语里都找不到相应的词汇，于是只好照搬原音，转写成汉语。

浮屠：原词为梵语“buddha”[⑤]《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英少时好游侠，交迎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伊蒲塞：梵语“upasaka”的音译[⑥]，指受五戒的男性佛教徒。《后汉书·楚王英传》：“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桑门：僧侣。“沙门”的异译。《后汉书·楚王英传》：“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

---

①潘允中．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借词［J］．中山大学学报．1957
②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③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④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⑤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⑥百度百科

之盛馔。” 李贤注：“桑门，即沙门。”

五体投地：最初是古印度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后为佛教沿用。我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东汉康孟祥《中本起经》卷下,它的致敬对象一般是佛教修行者,也可以是外道修行者、王者和佛教修行地。历史上它还有“顶礼”、“五轮投地”、“五轮着地”等众多形式。“五体投地”因其音节对称、声韵和谐、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而取代了其他形式,发展到现代,意义范围扩大,多含讽刺或诙谐意味[1]。

五、生活

以下生活类物品大多由匈奴和西域引入中国，装点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丽多姿，丰富多彩。

“径路”，《汉书·匈奴列传》：“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诸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应劭注：“径路，匈奴宝刀也。”源于突厥语“kyngrak[2]”。

“犀毗”，也写作“胥纰”、“犀比”。《汉书·匈奴列传》：“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带也。”颜师古注：“犀毗，胡带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源于匈奴语“serbi[3]”。

“服匿”，《汉书·李陵苏建列传》：“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刘德曰：“服匿如小旃帐。”孟康曰：“服匿如罂，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庐，旃帐也。”晋灼曰：“河东北界人呼小石罂受二斗所曰服匿。”

“玳瑁”，《后汉书·西域列传》：“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史记正义》：“玳瑁，似觜觿，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饰器物也。”文甲：《汉书·西域传》：“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如淳曰：“文甲即玳瑁也。

“毾毲”，一种质地细密的羊毛毡。《太平御览》卷七0八引杜笃《边论》：“匈奴请降，毾登毛罽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太平御览》卷七0八引班固《与弟超书》：“月氏毾登毛，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又有细布、好毾毲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源于古波斯语“taptan[4]”。

“比余”，又作比疏，是一种密齿的梳子。源于匈奴语 “fesu”。《史记·匈奴列传》：“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

“郭落”， 又写作“郭洛”、“钩络”、“廓落”。 匈奴语“qwaghlag[5]”的音译。《史记索隐》：“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

---

[1]于朝兰.“五体投地”源流考［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2010（1）
[2]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3]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4]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5]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洛鞮”， 古代匈奴语，一种靴子的名称，匈奴语已消亡，而这一词语至今仍保留在岷县方言中，成为了古代外来语的活化石。

“鞣𩋾”，胡人所穿的一种筒部开口的皮靴。《急就篇》：“旃裘鞣𩋾蛮夷民。”颜师古注：“鞣𩋾，胡履之缺前壅者也。”《释名。释衣服》：“鞣𩋾，鞾之缺前壅者也。胡中所名也。鞣𩋾犹速独，足直前之言也。”

“胭脂”，花名，红蓝花。也指用胭脂花制成的红色颜料，妇女用来装饰面部。来自匈奴。汉代写作“焉支”、“燕支”、“撚支”等。《史记·匈奴列传》有“焉支山”，山在匈奴境内，以产胭脂得名。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司马贞索引《西河旧事》：“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逗落”，《史记》注：张华曰：“匈奴名冢曰逗落。”源于蒙古语“dara[①]”。

“氍毹”，一种毛或毛麻混纺的织物，常用作地毯。由波斯等地传入。汉代古乐府诗《陇西行》：“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

六、自然

1．植物

我们搜集到汉代植物类的外来词词条一共 16 条，这些表示植物的外来词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有的已经吸收的现代汉语的词汇中，有的甚至是基本词汇，所以大家都不认为他们是外来词。

“苜蓿”，一种牧草和绿肥作物。《史记·大宛传》：“（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苜蓿”一词源于大宛语“buxsuk”[②]。

“安石榴”，果树名，即石榴。在民间称为多子多福的象征。源于伊兰语“arshak”[③]。《淮南子·时则》：“木堇、朝荣莫落，树高五六尺，其叶与安石榴相似。”晋·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胡椒”，《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仁频”，常绿乔木，果实可供药用。即槟榔。唐以后称“宾椇”、“槟榔”。《汉书·司马相如传》：“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颜师古注：“仁频即宾椇也。频字或作宾。”汉代与南洋诸国尚未直接来往，这个词很可能是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源于爪哇语“jambi”[④]。

[①]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②]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④]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荽"，即芫荽，来自西域的一种香菜。《博物志》:" 张骞使西域，得荽,俗称芫荽。"

"胡豆"，即蚕豆，《四民月令》："时雨降，可种粳稻及稙禾苴麻、胡豆、胡麻、别小葱、昏参夕、桑椹赤，可种大豆。"

"胡葱"，《四民月令》："是月也，可种芜菁、及芥、牧宿、大小葱子、小蒜、胡葱、别藏、韭菁。"

"胡荽"，《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四月、八月勿食胡荽，伤人神。"

"胡桃"，即核桃。《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珊瑚"，也叫珊瑚树，产自海底的一种植物。《后汉书》称珊瑚出自大秦。

2．动物

"犀牛"，《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

"扶拔"，似麟无角。《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

"孔爵"，即孔雀。《汉书·西域传》："（罽宾）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

"羸"，《古今注》云："驴特马牝，生羸。"《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駃騠、騊駼、驒騱。"

"駃騠"，《说文》云："駃騠，马父羸子也。"

"騊駼"，郭璞注《尔雅》云："騊駼马，青色，音淘涂。"又《字林》云"野马"。《山海经》云"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其名騊駼"也。

"狻麑"，即狮子《尔雅·释兽》："狻麑如猫。食虎豹。"颜师古注"狻麑即狮子也。"

"桃拔"，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或为辟邪。师子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大雀"，即鸵鸟。《东观汉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献条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瓮。"郭义恭《广志》云："大雀颈及身膺蹄都似橐驼，举头高八 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即今之驼鸟也。"

"大马爵"，即鸵鸟。《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有大马爵。"

"猩猩"，《后汉书·南蛮列传》："（哀牢人）出铜、钱、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

3．金银宝石

"琥珀"，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可入药，也可作装饰品。汉代作"虎魄"。《汉书·西域传》："罽宾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广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其方人以为枕。出罽宾及大秦国。"《急就篇》："系臂琅玕

虎魄龙。”《潜夫论·浮侈》：“犀象珠玉，琥珀瑇瑁。”是突厥语“xubix[①]”的音译词。

“通犀”，《汉书·西域传》：“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如淳曰：“通犀，中央色白，通两头。”

“珊瑚”，《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

“玛瑙”，一种红色宝石，又作“马脑”、“码瑙”。刘歆《西京杂记》：“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

“瑠璃”，也作“壁流离”、“壁珋”、“流离”等。后作“琉璃”。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玉石。《盐铁论》：“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王利器校注：“案……《匈奴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浇酒。’‘金留犁’当即‘璧留犁’之误，璧字部首与金形近而讹。作‘璧留犁’者，盖对音未统一故耳。本书作‘瑠璃’，盖亦误分璧瑠璃为二物。而后十岁香烟而不改了。”《汉书·地理志》:“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说文解字。玉部》:“珋，石之光者，璧珋也，出西胡中。”段玉裁注：“璧珋，即璧流离也。《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犹珣玗琪之为夷语。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曰‘王者不隐过则至。《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注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言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言之曰璧珋，珋与流、瑠音同。扬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省作流离也。”源于梵语“voluriya[②]”。

“玻璃”，古代本指一种天然石英水晶矿石，有各种颜色，后代用石英砂、长石、石灰石、纯碱等为原料烧制成各种器物。又作颇黎、颇璃、颇梨、玻瓈、玻琍。东方朔《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是梵语“sphatika[③]”的音译词。

“祖母绿”，又写作“助木剌”、“硉硐碌”，俗称绿宝石，实即翡翠，原是萨珊王朝的宝石。在波斯语里称为“zumurrud[④]”。

“鍮石”，也单作鍮，即黄铜，一种新铜合金，铜与炉甘石合炼而得。源于波斯语“tutiya[⑤]”。《西京杂记》：“（汉武帝）后得式师天马，帝以玟回石为鞍，镶以金银鍮石。”

[①]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③]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④]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⑤]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七、余类

1．地名、国家名

在我们搜集到的语料中，这一类的外来词数量最多，仅《史记·大宛列传》、《史记·匈奴列传》、《史记·朝鲜列传》三篇文章中就有大概 20 多个语料。举例如下：

“身毒”，即印度。原文为梵语 Sindhu。《山海经》：“身毒之国，轩辕氏居之。郭注，天竺国也。”《史记·西南夷列传》：“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司马贞索引引孟康曰：“即天竺，所谓浮图胡也。”《汉书·西域传》作“天笃”、“捐毒”，《后汉书·杜笃传》作“天督”。从《史记》的记述中，了解到西汉时通过“蜀——身毒道”交易到印度的商品至少有邛竹杖和蜀布。

“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

“依耐国”，《汉书·西域传》：“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

“无雷国”，《汉书·西域传》：“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秅、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

“难兜国”，《汉书·西域传》：“难兜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五千，口 三万一千，胜兵八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

“乌弋山离国”，《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桃、西与犁靬、条支接。”

“姑师”，《史记·大宛列传》：“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史记正义》注：楼兰、姑师，二国名。姑师即车师也。

“休循国”，《汉书·西域传》：“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领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莎车国”，《汉书·西域传》：“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备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译长四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

“尉头国”，《汉书·西域传》：“尉头国，王治尉头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户三百，口二千三百，胜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骑君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

“贰师城”，《史记·大宛列传》：“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贰师城属大宛，故址在今苏联吉尔吉斯西南部马尔哈马特。

“康居”，《史记·大宛列传》：“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条枝”，《史记·大宛列传》：“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

“大夏”，《史记·大宛列传》：“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

“奄蔡”，《史记·大宛列传》：“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乌秅”，《汉书·西域传》：“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胜兵七百四十人。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

“西夜国”，《汉书·西域传》：“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东北到都护治所五千四十六里，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

2. 人名

“稽粥”，《史记·匈奴列传》：“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军臣”，《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

“伊稚斜”，《史记·匈奴列传》：“其后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

“乌维”，《史记·匈奴列传》：“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

“詹师庐”，《史记·匈奴列传》：“乌维单于立十岁死，子詹师庐立，年少，号为儿单于。”

“乌师庐”，《史记·匈奴列传》：“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

“呴犁湖”，《史记·匈奴列传》：“儿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

“外来词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①]外来词使得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永久的留驻在本族的语言系统中，以供后代人对其研究。通过对汉代外来词的来源、吸收方式、语义类别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汉代与匈奴、西域诸国的交往与联系。

[①]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本章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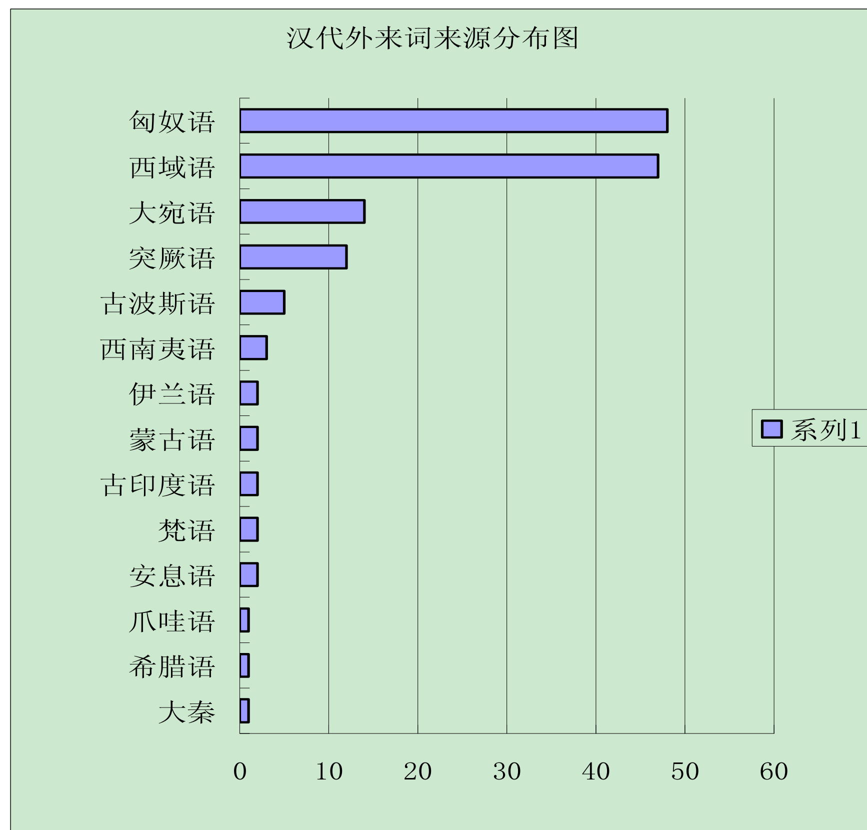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汉代这一时期汉语中的外来词可能不多，这是因为那时汉族的文化水准远远高于临近各族，从以上的例子很容易看出汉族只是有选择的有条理的输入外来词语。中国在那个时候文学语言相当发达，外来词的需要不是很多。此外，早期的汉语中的外来词已很难辨认，而且对早期和汉族在文化上有接触的别民族的语言懂得太少，有的甚至早就消失了，再加上由于材料不足，有些是否是外来词，难以确定。但是，我们通过现存的外来词不仅能获得匈奴、西域等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信息，而且通过外来词本身的研究能获得有关汉民族的文化发展情况。

第四章 汉代外来词的特点

第一节 来源

汉代外来词的来源非常广泛，既有国内少数民族的输入，也有国外他族的渗透。在搜集到的 148 个汉代外来词里，来源于 14 个国家或民族。

图 1：汉代外来词来源分布图



“汉代外来词来源分布图”显示出：汉代外来词主要是从匈奴、西域引入到汉民族中，其次是大宛、突厥，其他的国家或民族来源的外来词比较少。这就说明，在汉代，汉民族与匈奴和西域交往比较密切。

这一时期，汉朝与匈奴几百年的纷争促使了汉民族词语对匈奴词语的接纳与融合。中原文化比较注重矜持和含蓄之美，但是胡文化以其虽野蛮却富有狂野气息的北方民族精神对汉文化系统加以冲击、改造，给高雅温婉却因为严苛的传统被束缚而显得比较冷漠的中原文化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中原文化从此崇尚自然、反对奢侈。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迈出了走向了世界的第一步。此后，自西汉至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商队开始携带中国商品西行，开辟了中国古代与世界联通的“丝绸之路”。通过这条道路，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由此展开，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传入中国的这些物品的名称，就成为古汉语史上引入最丰富的一批外来词。

这也说明，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我们的汉语就是一种开放性的语言，它吸

收了大量的外来词，不仅丰富了自己，也促使自己冲破了本民族的语言界限而成为了一种多民族语言。

第二节 吸收方式

从吸收方式这一角度来看，搜集整理出的 148 个汉代外来词，其中有 121 个外来词是用音译的方式吸收进来的，占到了总数的 81.76%，22 个外来词的吸收方式是意译,搜集的外来词只有 5 个是用音义兼顾的吸收方式。

这一时期引入外来词音译这一吸收方式是最主要的。但是在音译的时候也力求使该词语符合汉语的习以及所吸收事物的性质。例如在音译“苜蓿”这一词语时，由于这一事物是植物类的，就用了表示植物的偏旁的词语来翻译；又如“駃騠”、“騊駼”、“驒騱”这三个外来词都与“马”有关，所以在翻译时就选择了了表示马的偏旁的汉字来翻译。

在汉代，用意译的方式吸收外来词还有一个这一时期独有的特点，即在本国找到一个与新事物相似的东西的名称前加上“胡”字为记，如：在《后汉书·五行志》中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兵填塞街衢、掠虏宫掖、发觉陵园。”这样不仅可以很明了的看出这些外来词是从匈奴引入而来，而且也表现出了汉代与匈奴的联系密切。后来一些从西域引进的新物种也多冠以胡名，这种方法不仅简单，而且很明白的就看出这些事物是外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如：胡桃、胡豆、胡麻、胡葱、胡瓜、胡蒜、胡芥、胡椒、胡黄连等。

音到意随的音意兼译词，虽然数量较少，只有 “橐它”、“汗血马”、“穹庐”、“大雀”、“大马爵”等 5 个外来词，但是这种吸收方式能够反映出汉语的创造潜能，这一类外来词将会越来越多，不断丰富汉语的词汇。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这一时期，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主要是音译为主，意译为辅，兼有少量的其他方式。这些吸收方式，直到现在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依然被广大翻译者视为一种处理外来的基本途径。

第三节 音节形式

古汉语词汇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然而汉代在引进外来词时多以音译的方式吸收外来词，为了使外来词的读音更接近原词，在汉字选择上应从源语中挑选最大程度接近本民族语的语音的汉字，并且在翻译这些外来词时，它们音节形式大部分都是双音节形式，以便与原词相一致。如：

表 2：音节形式表

原词语	外来词
budawa[①]	蒲陶
buxsuk[②]	苜蓿
arshak[③]	安石榴
jambi[④]	仁频
dada[⑤]	橐它
barbat	枇杷
kyngrak[⑥]	径路
baghatur[⑦]	冒顿
tuman[⑧]	头曼
senogu[⑨]	单于
tuki[⑩]	屠耆
tutiya[11]	鍮石
dara[12]	逗落

此表显示，汉代引入的外来词绝大部分是双音节的形式。这就说明了汉代在吸收外来词时已经考虑到了在音近的基础追求音节形式与原词的相近。

但是，随着汉语语音的发展，古代一些字的读音与现在不尽相同，我们在研究汉代外来词时，应当以古音发音为标准来考量。

第四节 语义类别

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之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都是以后的各个朝代无法企及的。在这种国泰民安的背景下，汉代统治者主动与外族接触，随着与外民族和外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频繁交往，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双方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受惠。汉代向外民族输出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同时也从外民族吸收了一些外来词。外民族与外国培育出大量新奇的物产，更蕴育了与汉族差别极大的艺术、宗教等。当汉族与他们接触时，不能不首先为其诡奇的名物、艺术所吸引，而它们的精深文化以及物质文化对汉族产生的极大的影响。

[①]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②]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④]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⑤]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⑥]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⑦]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⑧]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⑨]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⑩]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1]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2]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表 3：语义类别表

语义类别	数量	百分比
政治	11	5.3%
医卫	11	5.3%
文体	5	2.4%
宗教	4	1.9%
生活	23	11.1%
自然	42	20.2%
余类	112	53.8%
总计	208	100%

说明 1 在分类时，由于自然和医卫两个范围的语料之间有重复，所以表格中的语料的数量比所搜集到的总的语料数量多。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汉代这一时期，进入汉语的外来词吸收的范围并不是广泛全面的，只是涉及较少的领域。汉代所吸收的外来词大都是外民族的地名，如：身毒、安息、大宛、匈奴、康居、丁零、薪黎乌孙等；人名，如：冒顿、头曼、稽粥、乌维等人名；姓氏，如：呼衍、须卜等；官职名，如：单于、屠耆、居次、阏氏等。或者是一些表示中国没有的动物，如：橐它、犀牛、孔爵、师子等；植物，如：蒲陶、苜蓿、安石榴、仁频、菱等；乐器，如：枇杷、吹鞭、空侯、觱篥等的名称。

以上这个特点说明，国力的强盛与否同外來词的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强国，那么在语言接触中它就具有主动性，它可以更多地输出自己的词汇而有选择地有条理地输入外来词语。

从词性上来看，由于这一时期吸收的外来词多是外民族的地名、人名、姓氏、官职名，或者是一些表示中国没有的动物、植物、乐器等的名称，因此，这些外来词均属名词。其它如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尚待进一步的发现与考证。

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最先也是最易为对方所接受的主要是物质文化产品。也正是从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葡萄、苜蓿入手，异域词语渐渐渗入中原，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中，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共同推动了人类语言的发展。

第五节 书写形式

一、用字选择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属于意音文字体系，字形总倾向于与所记录的词语意义有所关联，具有一定的表意性。使用汉语的人也总是试图从字形上了解词语的意义。

从搜集到的汉代外来词看，这些外来词所选择的汉字不仅与与原词的读音相近，还可以从字形上就看出它所表现的外来词的意义。如：大宛语 budawa，译为蒲陶或

葡桃，是一种植物，所以在翻译这个外来词时所选择的汉字基本都与植物有关；再如“駃騠”、“騊駼”、“驒騱”这些外民族的奇畜都与马有关，所以在选择汉字时都选择“马”作为偏旁部首的汉字来翻译。

这就可以看出来，汉代在吸收外来词时开始注意到从字形上使之汉化。

二、一字多形

由于汉代的外来词在引入时大都使用音译的吸收方式，所以书写形式就不固定，造成了一字多的结果。

一些外来词刚引进时，会产生异体字，这是一种消极影响。这样不仅加重了人们的记忆负担，还会造成汉字形体的不统一。这种混乱的情况，会随着语言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逐渐使一些能够结合汉字本身的表意性、形体简单和笔画少的形体固定下来。如：“琉璃”，刚引进来时使用过“瑠璃”、“流离”等多种形式，后来“琉璃”成为唯一的书写形式被保留了下来。“胭脂”逐渐淘汰了“焉支”、“燕支”、“撚支”等形式，从而稳定了下来。

本章小结

汉代的外来词，大多是一些人名、地名、官职名、动植物和生活用品的名称。这些名称随着新事物的传入而传入中国。这些词基本上都是音译的外来词，书写形式多不固定。从“流离”也作“瑠璃”、“蒲陶”也作“蒲萄”，可以看出汉代在吸收外来词时开始意识到从字形上使之汉化。

第五章 汉代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

汉代，在 400 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民族关系的密切和国际交往的频繁，汉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这些外来词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外来词在被吸收和引进的过程中，要经过本土化的改造，而在改造的过程中，势必会对汉语产生影响。

王力先生说过：“拿现在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于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谁还能察觉到呢？它们和汉语原有的词汇已经水乳交融了。”[①]

第一节 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一、词汇量的增加

语言跟人们的生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不断地有所改变，新事物产生、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语言的词汇就必然会增加。同时汉代与外国、外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外来词大量涌入。外来词的吸收和使用，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量。

（一）大量外来词成为汉语词汇的成员

外来词的渗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外来词之所以可以极大地丰富汉语的词汇量也是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广。

汉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汉朝的统治者主动与外民族、外国接触。在与外民族、外国接触中，许多新事物、新文化、新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等被介绍到汉民族来，汉语词汇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比较匮乏，就需要创造大量的新词语来表达新的概念，而外来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涌入的外来词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植物名、动物名、物品名、官职名、地名、人名等等。共搜集到的外来词将近 200 条。

这其中有不少词语有的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虽然消失了，但是它依然保留在汉语中，有的常常用于修辞，比如“穹庐”，《汉书·匈奴传》：“匈奴父子同穹庐卧。”颜师古注：“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而在后代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常常有比喻义，例如：《敕勒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有的是科学研究的重点，例如： “楼兰”、“精绝”、“龟兹”、“于阗”、“乌孙”、“月氏”、 “打弥”、“渠勒”等，这些已经消失的民族或国家，现在依然被专家学者研究探索。这些词语还都常常出现在后来的言语中。

有的词语，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认识的提高等等一些原因，被其他的词语代替了，并未流传下来，如：

“仁频”——“槟榔”、“安石榴”——“石榴”、“橐它”——“骆驼”、“孔爵”——“孔雀”、“身毒——印度”等

但是也有许多保存在现代汉语中，只是有些字发生了些许改变，固定了下来。如：“蒲陶、蒲桃——葡萄”、、“虎魄——琥珀”、“枇杷——琵琶”、“空侯——箜篌”、

[①]王力．汉语词汇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瑠璃、流离——琉璃”、“焉支、燕支——胭脂”、“苜蓿”、“胡椒”、等

汉代所搜集的外来词，一些物品的名称，发展到现在，有的已经进入汉语的基本词汇，看不出它们的外来词面貌了。如“葡萄”、“骆驼”、“猩猩”、“孔雀”、“胭脂”、“玛瑙”等。

（二）外来词作为语素参与构词

“词一产生就在理论上具有了词素的资格，这种资格的实现要在语言实践中完成。”[①]经过历史的沉淀，汉代的一些外来词已经难以辨认它的“外来成分”，并且经过“汉化”后，外来词成为了汉语的成分。当这些外来词在汉语词汇中获得较为稳定的地位以后，它就会逐渐脱离原先的造词环境，作为汉语的语素，有了造词的功能。汉语中有很多由外来词作为语素与汉语固有语素一起构造成的新词，例如：

蒲陶（葡萄）：葡萄酒、葡萄糖、葡萄干、葡萄胎

安石榴（石榴）：石榴裙、石榴红、石榴石、

师子（狮子）：狮子头、狮子狗、狮子座

焉支（胭脂）：胭脂红、胭脂鱼

孔爵（孔雀）：孔雀石、孔雀蓝、孔雀舞、孔雀台、孔雀鱼

胡椒：胡椒粉、胡椒面

仁频（槟榔）：槟榔谷、槟榔芋

枇杷（琵琶）：琵琶鱼

珊瑚：珊瑚绒、珊瑚礁、珊瑚树、珊瑚海、珊瑚虫

除了上述的这些外来词作为语素构词的情况，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构词语素就是“胡”，“胡”是匈奴的别称，也是外来词，而且“胡”符合汉语语素的音节特点因而具备了能产的条件。一些从西域引进的物产中有很多被冠以“胡”名，如：胡瓜、胡豆、胡麻、胡椒等等。

从这些外来词的能产性来看，我们发现这些外来词在进入汉语之后，经过一番改造，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使得它变得就像土生土长的汉语固有语素一样，可以自由的参与创造新词。

（三）外来词填补词汇空缺

所谓词汇空缺是指“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一种语言中表示特有事物或概念的词语或语义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等成分，从而形成异族文化的空缺。”[②]不同的民族在自然地理条件、社会风俗及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就会存在一定的词汇空缺。

词汇空缺在文化差异大的两种语言之间、以及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比较频繁和密切时表现得尤其明显。

汉与匈奴几百年的纷争促使了汉民族词语对匈奴词语的吸收与融合；张骞出使西

[①]魏慧萍．汉语外来词素初探［J］．汉语学习．2002（1）

[②]郭爱先．词汇空缺及其可译性［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5）

域后，从西汉到东汉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开辟了联结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纽带的“丝绸之路”，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由此展开。无数的新事物、新概念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民族的经济生活，而传入中国的这些物品的名称在汉语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此时的汉语词汇已经不能满足表达新事物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巨大的词汇空缺。

词汇空缺是跨语言文化交流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交流的障碍。人们必然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弥补这个障碍。汉语通过用本民族已有的词或语素以及符合本民族语言习惯的构词方法创造新词、吸收外来词的这种方式来弥补词汇的空缺。汉代时，汉民族吸收的外来词一般都是物品名称、人名、地名、官职名，如：

蒲陶（葡萄）、安石榴（石榴）、苜蓿、仁频（槟榔）、橐它（骆驼）、师子（狮子）、孔爵（孔雀）、枇杷（琵琶）、空侯（箜篌）、径路、胥纰、服匿、虎魄（琥珀）、瑠璃（琉璃）、玛瑙、颇黎（玻璃）、冒顿、头曼、屠耆、单于、阏氏、身毒（印度）、安息、大宛、月氏

这些外来词代表了外来的事物，负载了外来的概念，进入汉语词汇，成为汉语词汇成员，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为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交流架设了桥梁。

二、词汇的双音节化

汉语词汇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趋向双音节化。古代汉语主要以单音节词为主，发展到了今天，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优势。外来词的引进和广泛使用推动了汉语向双音节化发展的趋势。

汉代在引进外来词时，主要运用音译的方式，在翻译原词时重在读音相似，绝大多数都是双音节词。当这些双音节的外来词进入到汉语中后，就使汉语中双音节词的数量增加了。并且外来词作为语素参与创造新词，这无疑也增加了汉语中的双音节词。

第二节 对汉语语音的影响

在语言系统的各个要素中，词汇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最为敏感，语音的变化就相对缓慢一些。外来词的大量引进和使用，虽然使汉语词汇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语言的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自然也会对汉语的语音有所影响，并发生一些较细微的变化。

通过对搜集到的汉代外来词的考察，我们发现外来词的引进增加了一些汉字的读音。例如：“氏（shì）”，在引进外来词“月氏”的时候，选择了与原词读音相似的“zhī”，而仍然使用原有汉字“氏”。

根据外来词来增加汉字的语音，这是推动汉语语音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引进外来词，之所以会在语音上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也是因为它确实是必要的，也是人们在表达上所需要的。

第三节 对汉字的影响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①]外来词的引进和广泛使用使得汉语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自然，文字也会相应地做出一些调整，以适应变化中的语言。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并且形声字占了大多数，因此在引进外来词时，利用原有的汉字，通过添加形旁的方法来创制新的汉字，不仅追求音的相似，还力求在字形上能够表达词所代表的的意义。如：“葡萄”、“琉璃”、“苜蓿”等。

在引进外来词时，有的时候还会借用汉语中已存在的汉字来表达外来词的含义，这样就会使汉语的文字系统中出现多音字。例如“冒”字，在汉语中原来只有一个读音“mào”,引进外来词又产生了系的读音“mò”，于是,“冒”字就成了具有两个读音的汉字。“mò”这一个新产生的读音只出现在 “冒顿”这一外来词里。这样,“冒”这个字就成了字形相同而读音不同的多音字。

一些外来词刚引进时，会产生异体字，这是一种消极影响。这样不仅加重了人们的记忆负担，还会造成汉字形体的不统一。这种混乱的情况，会随着语言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逐渐使一些能够结合汉字本身的表意性、形体简单和笔画少的形体固定下来。如：“琉璃”，刚引进来时使用过“瑠璃”、“流离”等多种形式，后来“琉璃”成为唯一的书写形式被保留了下来。“胭脂”逐渐淘汰了“焉支”、“燕支”、“撚支”等形式，从而稳定了下来。

汉语文字系统的发展，说明汉字是一个灵活的系统，会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也会给外来词的吸收创制更为有利的条件。

本章小结

着眼于探讨了由于外来词的吸收和使用情况对现代汉语的词汇、语音、语义及书写形式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影响。认为外来词扩充了现代汉语的词汇量，丰富了汉语的词义系统，对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和构词法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给汉语的书写系统带来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

[①]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结语

外来词是文化交流的结晶，是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见证者。汉代这一时期汉语中的外来词可能不多，这是因为那时汉族的文化水准远远高于临近各族，从搜集到的语料很容易看出汉族只是有选择的有条理的输入外来词语。中国在那个时候文学语言相当发达，外来词的需要不是很多。此外，早期的汉语中的外来词已很难辨认，而且对早期和汉族在文化上有接触的别民族的语言懂得太少，有的甚至早就消失了，再加上由于材料不足，有些是否是外来词，难以确定。

我们通过对汉代这一时期的外来词的研究，分析得出该时代外来词的特点，汉代的外来词，大多是一些人名、地名、官职名、动植物和生活用品的名称。这些名称随着新事物的传入而传入中国。这些词基本上都是音译的外来词，书写形式多不固定。从“流离”也作“瑠璃”、“蒲陶”也作“蒲萄”，可以看出汉代在吸收外来词时开始意识到从字形上使之汉化。

外来词的吸收和广泛使用，弥补了汉语中所缺乏或者表现力较弱的词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对汉代外来词的研究可以为构筑汉语外来词史大厦奠定基础，并以期通过对外来词的研究可以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使汉语词典的编写、注释更为全面、系统和科学，从而为建立词汇史服务。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了“汉代外来词语料库”，对词库中的外来词的来源、吸收方式、语义类别、释义、例句等进行了标注，以此作为本文计量研究的基础。第二，采用共时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汉代外来词，把汉代作为一个封闭的时间周期，在这一个封闭时期内考察当时人们对外来词的吸收和使用情况，然后从中总结出规律和特点。

由于外来词的复杂性以及主观方面的局限性，本文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岑麒祥.汉语外来词词典序言[J].中国语文研究，1981.
[5]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陈原.语言和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程湘清.两汉汉语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崔豹.古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11]崔寔.四民月令[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方豪.中西交通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4]方韬.山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6]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7]高名凯，刘正埮，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18]高名凯.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9]葛本仪.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20]郭璞著，邢昺疏.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2]黄河清.外来词词典中的“释义词”和“释义语”[J].词库建设通讯，1993（1/2).
[23]黄河清.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词库建设通讯，1994（3).
[24]黄河清.汉语外来影响词[J].词库建设通讯，1995（7).
[25]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26]蒋绍愚.古代词汇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7]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8]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29]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0]刘正埮.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回顾和词源考证[J].百科知识，1986（11).
[3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2]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3.
[33]马莲.20 世纪以来的两汉词汇研究综述[J].南都学坛，2005（6).
[34]潘允中.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借词[J].中山大学学报，1957（3).
[35]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6]邵敬敏.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00（3).
[37]史游.急就篇[M].长沙：岳麓书社，1989.
[38]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39]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0]史有为.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J].语文建设，1991（11).
[41]史有为.外来词：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J].汉语学习，1991（6).
[42]史有为.外来的“外来语”及其他[J].词库建设通讯，1995（7).
[43]史有为.“外来语”术语问题补议[J].词库建设通讯，1997（11).
[44]史有为.外来词术语之再讨论[J].词库建设通讯，1997（12).
[45]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6.
[46]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7]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8]吴宝安.西汉核心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6.
[49]吴世雄.关于“外来概念词”研究的思考[M].词库建设通讯，1995.
[50]吴世雄.再论汉语外来词的分类和定义问题[J].词库建设通讯，1997（11).
[51]吴世雄.关于“外来概念词”研究的再思考[J].词库建设通讯，1997（11).
[52]吴辛丑.先秦两汉语言学史略[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3]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4]萧统.昭明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5]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56]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7]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8]徐文堪.汉语外来词的语源考证和词典编纂[J].词库建设通讯，1996（10).
[59]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0]于飞.两汉常用语研究[D].吉林大学，2008.
[61]张华.博物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2]张联荣.汉语词汇的流变[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63]张永言.词汇学简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64]张志公.现代汉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65]赵振铎.论先秦两汉汉语[J].古汉语研究，1984（3).
[6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7]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68]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附　　录

	词条	词性	释义	语源	吸收方式	语义类别	例句
1	蒲陶	名词	葡萄。	大宛语	音译	自然	《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
2	苜蓿	名词	一种牧草和绿肥作物。	大宛语	音译	自然	《史记·大宛列传》："（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3	安石榴	名词	果树名，即石榴。在民间称为多子多福的象征。	伊兰语	音译	自然	《淮南子·时则》："木堇、朝荣莫落，树高五六尺，其叶与安石榴相似。"
4	胡椒	名词	胡椒。	匈奴语	音译	自然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5	仁频	名词	常绿乔木，果实可供药用。即槟榔。	爪哇语	音译	自然	《汉书·司马相如传》："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
6	荽	名词	芫荽，来自西域的一种香菜。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博物志》：" 张骞使西域，得荽,俗称芫荽。"
7	胡桐	名词	这种树因为像"桐"而取"桐"字，因产于西域鄯善国而取"胡"字。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
8	胡豆	名词	蚕豆。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四民月令》："时雨降，可种粳稻及植

							禾苴麻、胡豆、胡麻、别小葱、昏参夕、桑椹赤，可种大豆。”
9	胡葱	名词	葱。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10	胡荽	名词	即芫荽，来自西域的一种香菜。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11	胡桃	名词	核桃。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12	胡麻	名词	一种中药。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四民月令》："时雨降，可种粳稻及植禾苴麻、胡豆、胡麻、别小葱、昏参夕、桑椹赤，可种大豆。"
13	胡蒜	名词	大蒜。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四月、八月勿食胡荽，伤人神。"
14	胡黄连	名词	黄连。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15	胡萝卜	名词		匈奴语	意译	自然	
16	珊瑚	名词	也叫珊瑚树，产自海底的一种植物。	大秦语	音译	自然	
17	橐它	名词	骆驼。	匈奴语	音义兼顾	自然	《史记·大宛列传》："驴、骡、橐它以万数。"
18	汗血马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宝马。	西域语	音义兼顾	自然	《史记·大宛列传》："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19	犀牛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动物。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而有桃拔、师子、犀牛。”
20	扶拔	名词	似麟无角。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
21	孔爵	名词	孔雀。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罽宾）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
22	羸	名词	骡子。	匈奴语	音译	自然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駃騠、騊駼、驒騱。”
23	駃騠	名词	马父羸子也。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駃騠、騊駼、驒騱。”
24	騊駼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马。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山海经》云“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其名騊駼也”。
25	驒騱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野马。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駃騠、騊駼、驒騱。”
26	师子	名词	狮子。	古波斯语	音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而

							有桃拔、师子、犀牛。”
27	狻麑	名词	狮子。	匈奴语	音译	自然	《尔雅·释兽》：“狻麑如猫。食虎豹。”
28	桃拔	名词	又叫做符拔，似鹿，长尾。	西域语	音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而有桃拔、师子、犀牛。”
29	大雀	名词	孔雀。	安息语	音义兼顾	自然	《东观汉记》：“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献条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瓮。”
30	大马爵	名词	鸵鸟。	安息语	音义兼顾	自然	《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有大马爵。”
31	猩猩	名词	从西南夷传来的一种动物。	西南夷语	音译	自然	《后汉书·南蛮传》：“（哀牢人）出铜、钱、铅……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
32	龙文	名词	骏马的名字。	大宛语	意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赞》：“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
33	蒲梢	名词	骏马的名字。	大宛语	意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赞》：“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
34	鱼目	名词	骏马的名字。	大宛语	意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赞》：“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
35	枇杷	名词	琵琶，汉代胡人乐器名。	伊兰语	意译	文体	《尔雅·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
36	吹鞭	名词	一种笛类吹管乐器，声音悲凉。汉时由匈奴传	希腊语	意译	文体	《文选·李陵<答苏武书>》：“胡笳互动，牧马悲鸣。”

			入中原地区。				
37	胡笛	名词	一种笛类吹管乐器，声音悲凉。汉时由匈奴传入中原地区。	匈奴语	意译	文体	《后汉书·五行传》："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38	空侯	名词	箜篌。东汉之时，由波斯（今伊朗）传入我国一种角形竖琴。	突厥语	音译	文体	《后汉书·五行传》："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39	觱篥	名词	一种簧管乐器。汉代由西域传入。	突厥语	音译	文体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羌人，西戎也。屠觱，羌人所吹器名。以角为之，以惊中国马。后乃以竹为管，以芦为首，谓之觱篥，亦曰篳篥。"
40	径路	名词	匈奴的一种宝刀。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汉书·匈奴传》："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
41	犀毗	名词	匈奴传来的一种腰带。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汉书·匈奴传》："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带也。"
42	胥纰	名词	匈奴传来的一种腰带。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史记·匈奴列传》；"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
43	书革	名词	书写材料。	大宛语	意译	生活	《汉书·西域传》："书革，旁行为书记。"

44	穹庐	名词	帐篷。	匈奴语	音义兼顾	生活	《汉书・匈奴传》："匈奴父子同穹庐卧。"颜师古注："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
45	服匿	名词	帐篷。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汉书・李陵苏建传》："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
46	玳瑁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装饰品。	西域语	音译	生活	《后汉书・西域传》："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47	琥珀	名词	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可入药，也可作装饰品。汉代作"虎魄"。	突厥语	音译	生活	《汉书・西域传》："罽宾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
48	文甲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装饰品。	西域语	音译	生活	《汉书・西域传》："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
49	通犀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装饰品。	西域语	音译	生活	《汉书・西域传》："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
50	犀角	名词	犀牛的角，可做装饰品。	西域语	音译	生活	《汉书・南粤王赵佗传》(11/3852)："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
51	毾㲪	名词	一种质地细密的羊毛毡。	古波斯语	音译	生活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又有细布、好毾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52	珊瑚	名词	从西域传来的一种装饰品。	西域语	音译	生活	《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
53	比余	名词	又作比疏，是一种密齿的梳子。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史记·匈奴列传》：“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
54	郭落	名词	从鲜卑传来的一种腰带。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史记索隐》：“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
55	留犁	名词	饭勺。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汉书·匈奴传》：“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
56	玛瑙	名词	一种红色宝石，又作“马脑”、“码瑙”。	古印度语	音译	自然	刘歆《西京杂记》：“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
57	瑠璃	名词	即琉璃。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玉石。	梵语	音译	自然	《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犹珣玗琪之为夷语。
58	玻璃	名词	古代本指一种天然石英水晶矿石，有各种颜色。	梵语	音译	自然	东方朔《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
59	舶	名	大船，海船。	匈奴	音译	生活	

		词		语			
60	洛鞮	名词	古代匈奴语，一种靴子的名称，匈奴语已消亡。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61	祖母绿	名词	又写作“助木刺”、“�碌”，俗称绿宝石，实即翡翠。	古波斯语	音译	自然	
62	胡服	名词	匈奴人穿的衣服。	匈奴语	意译	生活	《后汉书·五行传》：“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63	胡床	名词	匈奴人睡的床。	匈奴语	意译	生活	《后汉书·五行传》：“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64	胡帐	名词	匈奴人的房子。	匈奴语	意译	生活	《后汉书·五行传》：“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65	胡坐	名词	匈奴人凳子。	匈奴语	意译	生活	《后汉书·五行传》：“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66	逗落	名词	坟墓。	蒙古语	音译	生活	《史记》注：张华曰：“匈奴名冢曰逗落。”
67	鞣韠	名词	胡人所穿的一种筒部开口的皮靴。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68	胭脂	名词	花名，红蓝花。也指用胭脂花制成的红色颜料，妇女用来装饰面部。	匈奴语	音译	生活	《史记·匈奴列传》有“焉支山”，山在匈奴境内，以产胭脂得名。
69	鍮石	名词	也单作鍮，即黄铜，一种新铜合金，铜与炉甘石合炼而得。	古波斯语	音译	自然	《西京杂记》：“（汉武帝）后得式师天马，帝以玟回石为鞍，镶以金银鍮石。”
70	氍毹	名词	一种毛或毛麻混纺的织物，常用作地毯。由波斯等地传入。	古波斯语	音译	生活	《陇西行》：“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
71	冒顿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有太子名冒顿。”
72	头曼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
73	稽粥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74	军臣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
75	伊稚斜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其后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

							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
76	乌维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
77	詹师庐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乌维单于立十岁死，子詹师庐立，年少，号为儿单于。”
78	乌师庐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
79	呴犁湖	名词	人名。	突厥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儿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
80	单于	名词	匈奴君王的称号。	匈奴语	音译	政治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
81	谷蠡	名词	匈奴军事和行政长官的称号，位居屠耆王之下。	匈奴语	音译	政治	《史记·匈奴列传》：“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
82	阏氏	名词	匈奴皇后。	匈奴语	音译	政治	《史记·匈奴列传》：“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
83	居次	名词	匈奴公主。	匈奴语	音译	政治	《汉书·匈奴传》：“复株累单于复妻王

							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84	屠耆	名词	官职名。	匈奴语	音译	政治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
85	且渠	名词	官职名。	匈奴语	音译	政治	《史记·匈奴列传》：“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86	翕侯	名词	官职名。	匈奴语	音译	政治	《汉书·傅介子传》：“昆弥自将翎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
87	若鞮	名词	略称“鞮”，义为孝，后为单于附加的一种称号。	蒙古语	音译	政治	《后汉书·南匈奴传》注：“匈奴谓孝为若鞮。……至其子复珠累单于以下皆称若鞮，南单于比以下直称鞮。”
88	身毒	名词	国家名。	古印度语	音译	余类	《史记·西南夷列传》：“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89	山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意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90	龙城	名词	国家名。	匈奴语	意译	余类	《汉书·匈奴传》：“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91	襜褴	名	国家名。	匈奴	音译	余类	《史记·廉颇蔺相如

		词		语			列传》：“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
92	卑陆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93	劫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94	姑缯	名词	国家名。	西南夷语	音译	余类	《汉书·昭帝纪》：“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苏林曰：“皆西南夷别种名也。”
95	扜零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小宛国，王治扜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96	桃槐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桃槐国，王去长安万一千八十里。”
97	扜弥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
98	渠勒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99	乌弋山离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

100	乌孙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
101	大宛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
102	姑墨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103	龟兹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104	渠犂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故输台东捷枝、渠犂皆故国，地广，饶水草。”
105	尉犂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106	焉耆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
107	乌贪訾离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
108	郁立师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109	蒲类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110	狐胡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二百里。"
111	西且弥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112	东且弥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113	合浦	名词	国家名。	西南夷语	音译	余类	《汉书・南粤传》："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114	疏勒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疏勒富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115	乌垒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
116	鄯善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

117	安息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118	康居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119	条枝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
120	大夏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
121	奄蔡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122	大月氏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
123	乌秅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124	西夜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
125	依耐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
126	无雷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127	难兜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难兜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
128	乌弋山离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
129	姑师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130	休循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领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
131	莎车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132	尉头国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尉头国，王治尉头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
133	婼羌	名词	国家名。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汉书·西域传》：“出阳关，自近者始，

							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
134	贰师城	名词	国家名。	大宛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大宛列传》：“贰师城属大宛，故址在今苏联吉尔吉斯西南部马尔哈马特。”
135	呼延	名词	姓氏。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136	须卜	名词	姓氏。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风俗通义》：“须卜氏，匈奴贵姓有须卜氏。”
137	丘林	名词	姓氏。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后汉书·南匈奴传》：“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
138	且渠	名词	姓氏。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史记·匈奴列传》：“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当户、且渠之属。”颜师古云：“今之沮渠姓，盖本因此官。”
139	挛鞮	名词	姓氏。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全汉文》：“冒顿姓挛鞮氏，头曼子。秦二世元年弑父自立，为撑犁孤涂单于。”
140	撑犁	名词	天。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汉书·匈奴传》：“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141	孤涂	名词	孩子。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汉书·匈奴传》："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142	兜离	名词	匈奴言语之貌。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后汉书·列女传》："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兜离，匈奴言语之貌。"
143	眩人	名词	从西域来的会耍戏法的江湖艺人。	西域语	音译	余类	
144	赀	名词	匈奴对奴婢的称呼。	匈奴语	音译	余类	
145	浮屠	名词	佛。	梵语	音译	宗教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英少时好游侠，交迎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146	伊蒲塞	名词	指受五戒的男性佛教徒。	梵语	音译	宗教	《后汉书·楚王英传》："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147	桑门	名词	僧侣。	梵语	音译	宗教	《后汉书·楚王英传》："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148	五体投地	名词	最初是古印度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后为佛教沿用。	梵语	音译	宗教	

致　谢

时光匆匆流逝，论文的截稿意味着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就要结束了，在此我要向那些关心我、帮助我的人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首先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原新梅教授。老师广博的学识和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令我敬仰，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忘我的工作热情让我深深地折服。三年来，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这些都将成为我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我的毕业论文进展一直不太顺利，从选题到论文的构思以及资料的收集整理都得益于老师的点拨和指导，每一步都凝聚着老师的大量心血。

感谢洪飏、徐连祥等老师，老师们在开题报告中给论文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使论文的结构更加合理，论题更加明确。

感谢每一位教导过我的老师，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宽以待人的处事原则将使我受益终身。

感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使我身在异乡却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感谢辽宁师范大学四号宿舍楼四楼的姐妹们，我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研究生时光，特别感谢 A422 的舍友张琢、李方晓和王宇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将我的谢意和歉意留给我的家人。

我虽早已长大成人，却一直在外求学，不能守在父母膝前尽孝，反而让父母为我操劳。我的硕士论文更是牵动父母的心，父亲为我详细地校对了全文，还常常为我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更为我提供精神上、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女儿无以为报，谨以此文献给他们!